

賀先生文集

賀先生文集卷四

尙君采章六十五壽序

桐城吳先生爲冀州時提唱文教取州及所屬縣聰俊之士聚之書院課以經史古文有用之學其老成宿望里居不仕者亦必羅而致之任以書院事班更歲代互引偕進前後得數十人政教所宜興革禮俗所宜勸戒恆詢之此數十人者而卽以其事委之余應吳先生之招主書院講席獲與此數十人者相周旋每校士之期此數十人者畢來論學議事略尊卑之分泯主客之迹黜彼我之見翕然歡然不知其孰爲官孰爲士孰爲賓師也而生徒執業其中者亦相與維繫如一家各以所聞見傳播鄉里故其時冀屬多善政習俗爲之一變而吳先生亦嘗以得人自喜衡水尙采章先生其一人也先生才敏而性和縣有公事輒就諮訪及在冀益

爲眾論所歸先生之子椿莪逢春亦來受學其爲人一秉父教而  
所學則步趨吳先生諸生皆樂與遊余亦以得內交尙氏父子閒  
爲幸吳先生去後書院舊人或物故或以事他往其留者三數人  
而已而先生猶任事不怠十餘年閒吳先生風教賴以永存而不  
墜先生與有力焉新學興書院廢先生旣退余亦以疾自謝去冀  
人不接於余之耳目久矣光緒三十一年余至京師冀人仕京朝  
者十餘人強半爲舊日生徒而逢春官內閣中書聞余至皆大喜  
過望依戀之情有逾疇曩余數從問先生起居皆言先生年六十  
五神明弗衰爲一方所信仗如故鄉人感慕將以明年某月日先  
生誕辰稱慶於其家乞余爲祝嘏之詞余在京卅月而歸逢春改  
官山西亦且去謂余曰文成寄我州人之在京者聽其所爲吾弗  
與焉此我州人之志蓋自吳先生之教行冀之士夫能以學問相

援結而先生父子性行又足以悅服之故戚休與同慶先生如自慶也今者學校訓迪之法董理之術蓋視往制加詳而建立之初人未貫習迫於執而勉強爲之掇拾補苴以逃責難雖號稱美備而昔時誠樸敦睦之風稍衰替矣匪獨學校凡新政之令州縣自爲者亦往往類此其收效也固難先生雖老不復思爲世用而繫屬鄉里能輯洽其心使相助爲理如近世所謂團體者所補益於政俗實大宜鄉人之尸祝之也而余追念舊游感懷世變又烏能默無言乎

書天津徐氏族譜後。

天津徐尙書以續修族譜夔本視濤屬爲刊正將以鋟板濤命見子葆真校其譌誤而質其所疑既畢役爲余言譜之義例誦說其詞而白其所標識者余既稍爲更定乃益抒胸所素蓄命葆真書

其後徐氏自北遷以來世有名績可紀至巡撫公而益大族譜所  
創爲也其敘述先德洪纖靡遺而訓後之詞采錄尤備懇懇乎若  
惟恐子孫之弗克遵守也嗚呼達官貴人志得氣盛往往厭薄前  
人言行以爲迂淺不足道巡撫公歷官中外聲施爛然而撫念前  
人如此徐氏之久且益昌宜也今朝廷變法自強以西國新學詔  
天下而浮動之士於所學猶未及深求輒摭所聞西事以自矜  
詡遂欲有所施行其傳自往昔爲人生所必由古今中外莫能易  
者則或以其爲中國舊說必欲削除之以爲快視鄉所稱厭薄前  
人者殆又甚焉以其所挾恣所欲爲身與家且慮顛隕遑問國乎  
尙書始以西國法治兵遂參國政及入直軍機益以維新爲己任  
而巡警部之立又首命尙書掌之舉新政而責之一身凡所推施  
旣燦然可睹矣及觀其退處於家方循循然恐或悖乎先訓汲汲

然以纂輯世德爲急務非施於家與施於國者異也將變所趨必  
定所守守之愈牢趨之彌猛惟其有定力而守其舊而不變也乃  
能於所當舉者遭疑阻而不撓銳進而不知止而果有成效之可  
期也此豈獨續徐氏之緒而益昌大其門哉緊國家實利賴之至  
若服習舊德恭謹自將而身列高位不能與朝廷大議如太史公  
所譏萬石君子孫者固知爲尙書所不取也亦豈巡撫公創爲族  
譜之意哉

跋紀文達公詩草卷子

代

科舉之不能得人固也然自古魁人傑士亦未嘗不出於其間特  
患主試者非其人而取之不加慎耳觀河間紀文達公主會試時  
所爲詩旨深而辭婉若惟恐眞才之或遺而歉然不敢自信故其  
得人爲最盛諸公題辭詩後亦莫不服其愛才之誠拔取之慎而

稱說之不已典試之官誠能體文達愛才之意而一如諸公所言  
科舉之弊必不至如今日之甚也今科舉既廢取才於學校視向  
之搜索於冥冥之中者則有閒矣然苟未能究考其所習之業而  
省試之嚴且勤則亦無由判其淺深離合其去搜索於冥冥之中  
也幾何新法甫立而舊習猶閒起而乘之將使吾法不效此非有  
事於學校者所尤宜加意者乎兵學不隸於學部獨領於練兵大  
臣予既會辦練兵事宜則亦與有作人之責又因以自警焉

題江樓送別圖

吾觀古人之詩或當無事之時愁思憤怨戚然若無以爲歡者而  
事運舛乖則又或高矚遐思蛻乎塵垢之外豈其憂樂大遠於恒  
情哉禍患所伏深識者逆睹之故常託物以寄慨而其曠逸之懷  
淡遠之志則雖蹈艱危躬勞悴必思有以陶寫而宣暢之而不肯

失吾素古之名能詩者類然憂人所不及憂於世事乃能有所補  
救樂人所不及樂而後氣和意暇應世變而神志不紛巡警部尙  
書天津徐公爲編修時嘗有事武昌其歸也湖廣總督南皮張公  
祖行於文昌門外之臨江樓旣歸而爲江樓送別圖光緒二十三  
年也二十六年十月乃賦詩十章紀其事大亂未定人心憂皇視  
在武昌時如隔世矣而公詩追述舊遊若目前事豈所謂樂人所  
不能樂者與其後三四年閒由編修擢至巡警部尙書入直樞廷  
兼領諸要政遂爲國家重臣三十二年濤主公家公手此圖命爲  
題識且示以所爲詩曰自吾爲此詩後廢吟詠者數年矣察其意  
似以不暇爲詩爲恨而自誦其詩解說旨趣意興猶昔也蹈艱危  
躬勞悴而不失其素如此其能荷國家重任又何疑哉濤衰老且  
疾廢矣聞公之言讀公之詩而察其所爲猶爲之意遠而神王也



武強賀濤撰代濤書者某也

題御製十臣贊冊。

天津徐尙書以高宗御製十臣贊冊示濤屬爲題其後此冊乃汪公承霈書以壽章佳文恪公藏於今廣東提學使于公家尙書見而好之而于公又舉以壽尙書者也當乾隆時方內清平百度畢張國家無事天子與廷臣以文字唱和媿古虞歌而公卿醞酢往來亦皆以古賢臣相敦勉何其盛與及今百有餘年矣世變日急循舊不足以爲治將取古法而更張之而銳志謀新之士乃究其積衰之故謂法之不善古人實使之然而痛詆之不遺餘力夫立法亦各以其時耳時改法廢可也而遂追咎於古之人則過矣誠使彼十臣者生當今世其因時適變豈必不逮後賢而其以忠誠謀國以勤篤任事爲理之所不可變者後賢果能易一說以爭勝

平無定識於中而憤時橫議皆客氣也客氣用事則發大難決大疑皆將恣意所欲爲而不思善其後恐或有潰裂而不可收拾之虞然則尙書之有慕古人及于公之所以爲壽視無事時以古人相敦勉其用意尤深切矣體此意而堅持之新政其可興乎濤思人之激而失平而鹵莽從事也故承尙書之命而舉所窺測於尙書者發其凡俾覽者明辨而慎思焉

劉太恭人八十壽序。

新安李君占甲子芳以光緒三十二年某月日爲其母劉太恭人八十壽辰將稱觴於家介其邑人楊秋泉舍人徵文於余曰贈公早沒家貧姑老疾子芳甫六歲耳太恭人獨立搢拄艱苦數十年事親以孝聞撫孤子成立資給日豐獲旌於朝里人稱頌大率以此而其大過人之識則有人不及知者子芳性聰敏喜讀書年十

揚推新理而

証以古義先

生文大半皆

然此篇尤爲

典三教

四能應童子試矣。以家貧不忍母之劬勞，請學爲商。太恭人曰：若不肯詩書之訓，畢精力於所學，克自表見於世，商與儒奚擇焉？子芳遂棄儒就商，劬學不怠。其後以內閣供事累敘知州，加四品銜。且就官，太恭人曰：人貴不忘本，以此始亦必以終。苟有補於世，商與官奚擇焉？子芳由是一意於商業，益昌大義，所應爾窮，知斥財不少，顧惜遠近慕悅。言李君可信，仗也。舍人之言如是，是足以壽太恭人矣。舌無賤商之說也。周時特厚遇之，諸侯就國，輒與商俱。庸次比耦，世守盟誓，以相信而相保。其有知略者，至能出私財爲國捍患而涉險，以急公卿之難。國家旣與爲一體，彼卽與同戚休。至於以獲爲施，凡百營爲資，以辦治。雖其固有之能事，亦由國家保衛之，使得極力所至而章其功也。故其時窮鄉賤人，苟能以財自侈，常獲尊禮於朝廷，而賢士功臣亦往往藉此以行其德而布。

揚其名漢雖有賤商之律實則陰重之武帝時遂登用其人恣所欲爲而國之艱困以濟其見重於世如此人之勸而趨之也固宜雖然太史公嘗深探其術矣所爲貨殖傳窮物情究事變旣博旣奧貫澈天人此豈盡人而能者哉非殫精竭慮以擊求之固不能盡其義而竟其用故曰不足於知勇仁強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又曰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此其爲學雖儒者之致力於身心家國何以遠過而其效功於世如前所稱引雖坐市列肆與夫履高位操利權維繫於朝野閒者又何以異哉况卽委其人以國事者乎漢以後士論漸高薄商賈所行爲污辱而斥而遠之於是廢蓄積居之事乃專屬之浮僞淺躁之徒急微利於目前以幸獲爲得計無深湛之思久大之略其事旣與國無涉而業此者亦遂無學之可言商之見輕於世且二千年矣今環海諸國以商業爲經

國大計自天時地理物產政俗及一切事物之分科以治者無不畢匯其理而消息之以出納吾貨而商學以名學彌精則業彌廣內治外交之道皆得藉以恢張而國之富强遂橫被乎四海而莫之禦其功效至於如此吾國士大夫猶自笑之以爲彼外國之俗則然豈可施於吾中國乎始泥於後起之說而不知考古繼執其蹈故之見而不知求新所謂大惑不解大愚不靈者也及朝廷變法所頒商律一如外國之所以待商人者新政之效惟此爲著然後知回心易慮稍稍變所守焉而太恭人以一女子未識書策未閱世變獨能於風氣未開之日而爲商與儒無擇與官無擇之言爲士大夫知略之所不及斯亦奇矣子芳秉承母訓學日加勤亦能自贍而濟人副母所望若更卽今所謂商學而益進之探其幽邃拓其規模以助成新政而答朝廷之所期則太恭人之心將益

慰而吾所以致賀於太恭人者不尤有詞哉

陳文恭公手札節要序

代

武清張君珠農篤雅君子也喜讀性理諸書與余以學行相切劘光緒三十一年某月重刊陳文恭公手札節要於保定屬余爲之序公之學期於實踐不取辨論而以不欺其志爲歸在京爲翰林御史卽官出爲外吏自府道至督撫歷十餘行省入爲尙書遂登宰輔所至必行其所學以求吾心之安而其效固已大著唐鏡海先生所稱心與古卽事與今宜者也無講學之名亦無專言性理之書惟與人手札必視其人之質性與其職守所宜而勸戒之深切精實公學具於此矣自宋儒括羣經大旨演爲性理之學以檢攝身心裁量事物求合乎往聖之遺言其說旣允矣而承用其說者遞禰於數百年閒凡所臨莅效必顯呈此豈幸而致哉操之有

本故能隨所遇而應之無不當也今海外諸國競以功利相夸而  
言理之儒亦未嘗不究心性道其舊義有所謂知與意者後人於  
知與意之間復益以情感之說知所以辨物也而情則感於物而  
好惡生焉意者致其好惡之情將見諸施行者也其言蓋與吾儒  
略同而卽其言以考所爲辨物之功可謂不遺餘力而防遏其情  
省察其意吾儒所致力於幽獨中者顧置而弗講而皇皇焉惟外  
事之求宜其治功之盛陵轍古今震蕩區宇而求其本末交修表  
裏完好如吾國所謂醇儒則固無其人焉學之不粹害且及政彼  
嘗引爲憂矣而所以矯厲之者乃未能得其方雖有德育之科奚  
益乎國家用外國法立學德與知並重而士之所趨亦必相矜以  
知而德日以漓所獲旣難與彼爭所患且視彼尤甚理有固然無  
足怪者誠能取彼之長益我之短而卽以我所長者爲之基以葆

其固有之德而收益於無形則永久無弊之道也余承乏畿輔吏治民生兩無所補既取是編以自厲因發明其義爲有教育之責者告焉儻亦張君重刻是編之意與

華母姜太恭人九十壽序

光緒三十二年秋天津嚴範孫侍郎走書保定爲其邑人華璧臣員外之王母姜太恭人九十之壽徵文於武強賀濤曰往十年太恭人壽登八十璧臣稱慶於京師子嘗爲文以侑觴今吾邑人與璧臣同官京師者將復以九月二十六日太恭人誕辰合辭致祝而璧臣仍欲得子文子其無辭因以近十年中太恭人有大造於天津之事略視濤鄉者濤之壽太恭人也以天津人才之盛冠畿輔歸本於家教而言太恭人所以教其家者甚詳以爲發端至微而收效甚遠其於懿德淑行自信能推闡矣不謂時異執殊後此



十年之間禍亂相尋太恭人當之乃更能以履常之德處變戶庭  
不出而運其籌略以禦侮而捍災也二十六年亂民滋事欲驅除  
遠人士民相慶謂中國且清晏無事太恭人獨深憂之以爲大難  
將作外兵至居民奔走徙避太恭人獨不爲動人心少安及外兵  
入城搜討亂民害及良善人大恐曰無以止之吾屬無遺類矣諸  
華受辭太恭人說其諸將獲全活者十八九兵旣據城禁出入人  
不得汲於河學宮儲米數千石禁弗得糶人且絕食太恭人復授  
辭諸華令往說之禁弛而人得蘇其濟變之略如此濤鄉者乃僅  
以履常之德頌稱之猶其識之有不逮也然所謂人才本於家教  
而收效甚遠者其言則至今日而愈驗諸華承太恭人之命綏定  
一方益思效用於世璧臣以郎官入值軍機出納王命有大興革  
詔勅皆出其手駸駸大用矣璧臣之父昆弟五人而璧臣從父昆

弟又十餘人或仕宦有聲或從事學校或營實業以殖財或以外國語文教授旁郡類能有以自立其門祚蓋視曩昔爲尤盛而邑人脫離禍亂旣被太恭人之德又感慕諸華之所爲亦皆殫慮竭誠欲有所建樹以自表見新政旣頒畿輔首先遵行而天津一縣所構造獨爲美備非其人才質之特優有以激發之氣機鼓動不能自己也而其尤賢者躋顯貴掌機要功且被於天下溯所自來以觀厥後非所謂收效甚遠者乎侍郎始以編修家居出私財建學邑人踵爲推而益廣旁及庶務類舉遞興新政之行於天津獨稱美備者蓋自侍郎倡之太恭人教其子孫以推德於邑人如彼侍郎率其邑人各盡義所當爲以終華氏之賜如此報稱其施所以壽太恭人者固有在也濤雖寡識又安敢不質言紀實而徒以浮靡虛飾之辭進哉

華母姜太恭人九十壽序

記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夫親不順而友不我信則友之既信必能類聚氣感更責我以事親此自然之效也近世士大夫猶知此義故往來投報必體吾友之意以致敬於其親而致敬之大者則莫如祝壽之禮撰爲文辭敘述懿行禱其康強逢吉以博老人之歡而益勉吾友之孝思桐城吳先生謂今之壽禮勝於古之冠禮以此也壽旣獲交天津華秋吟先生及其猶子璧臣員外志合業同歡然無閒先生之母姜太恭人有賢聲爲邑人所稱頌濤游天津時訪先生於家請拜母先生辭以事未果也然觀其門內熙熙然秩秩然而太恭人之賢益信今巡警部尙書徐公與璧臣同邑交至篤濤與尙書同舉禮部文字唱酬亦豪不弃三人者相與會語每自述志事輒曰吾家教則然相樂也實相敬慕其後濤以

疾廢家居尙書閱其窮老光緒三十二年招之至都館我於邸第其秋爲太恭人九十之壽尙書謂濤曰曩者吾母六十生日曾得子文其邑人祝辭璧臣實書之吾則自書所爲詩再壽子之父母而璧臣亦嘗爲其王母丐文於子而屬我爲書其互慶而交勉也蓋久今太恭人年登九十子旣爲吾鄉人致祝吾二人又安可不自盡其私乎吾書子文有其例矣濤敬諾不敢辭天津地濱海爲通商要區萬方輻輳士民開拓心目以意氣相高競馳逐於功利其能者固可得所藉以有爲而習俗遂曰流於侈靡而不可止太恭人習詩禮有遠識數以謙謹之道裁抑子孫俾無奢縱庚子之亂脫津人於兵禍而不有其功年八十餘矣猶籬衣蔬食親操作以率其家人如故昔尙書之母劉太夫人與太恭人所處之竟迥異而所以訓其家者則同故尙書勤勞國事勳績爛然而檢攝其

窮一如太夫人在時不少易璧臣隨尙書翊贊樞廷規畫庶政譽聞大章其躋公輔猶歷階而升若能自視欲然上承王母之志舉所見聞於庭闈者而奉以周旋如尙書之不違母訓所蓄彌厚所發彌光拓之愈宏斂之愈力國事既可賴以有濟而功名之際能善其始者又何患不能保其終哉事親之道將於是乎在秋吟先生遊宦大梁別十餘年矣請以吾此說白之使知衰廢故人於朋友所期待者百不能逮一二而其所期待於朋友者則猶初志也

楊耀庭先生七十壽序。

往余在任邱宗君華甫家見新安楊耀庭先生簡質肫篤不矜飾容止就與之語藹如也意其人殆長者與宗君與先生爲婚姻言先生膂力過人年十二能舉百斤石稍長習騎射舉武鄉試同治七年捻逆犯畿輔人心驚惶先生結了壯具糧仗爲守禦計人心

以安余益然異之謂非長者所能爲也庚子之變宗君攜家避地新安旣免復爲余言先生於亂民時其剛柔而迎拒之亂民相戒不侵犯其家外兵至且釋憾於新安駐兵城內先生隨機以應外人無所發其怒與居民雜處竟其去不擾宗君故慷慨任事言及先生所爲輒自愧弗如余於是知先生之才果堪爲世用也其後余至京師先生仲子振鐸秋泉官內閣中書數與過從詢得先生性行甚詳先生旣舉於鄉不復應兵部試家居養親不問外事而營竹石飼禽魚購書畫碑版以自娛族黨戚故藉以和柔雖有橫逆置弗與校卽嚴事我降禮與均所聞於秋泉者又如此乃余初見先生時所意得於先生者也賢者之不易測量固如是乎某年月日爲先生七十誕辰秋泉將稱觴於家乞余爲祝嘏之文閒嘗以謂重文輕武之習有自來矣武科所錄取率皆閭巷粗鄙之才

嘗無知識不能與士大夫爲伍而守官任職者匪獨不諳文治亦且無武略之可言故不肯假以事權使聽命於守土之吏才智既無可恃又屈於力執無所藉以遂其私執不得不屈節於人低首仰給否則恣爲貪暴剝削其部曲所應得而威喝詐取於閭閻其人不能稱其官而人之視之也亦遂不能如其分以相施雖朝廷屢頒明詔謂文武並重不得軒輊於其間而舊習終不能革也先生智略既能捍禦災患而性恬退又能棲閑守默泊然無所求於世應世如彼自處如此學道之儒不能過也使其出而就仕雖世所輕慢以爲不足比數之官亦必克舉所職有以自效官以人重人又烏得而輕之今朝廷崇尚武功課將弁以學問一洗舊日貪鄙之習先生雖老不復思爲世用而暴所爲於天下吾知於近時尙武之意必有合也秋泉獻此文於堂上先生儻不斥爲謬妄許

爲知言則先生之賢雖不易測量而濤之淺識取所聞見而參決之者庶幾得其眞乎

書秦園詩鈔後

光緒二十年日本造釁於朝鮮士大夫攘臂言戰而集矢於李文忠公余閒與今學部參議孟君紱臣私語以謂國論不破事將奈何孟君亦引以爲憂因言右營都司寧河王公獨能不附眾議自申其說惜不得見用於時余聞而異之亟思一見其人未及往而公辱先施示余所爲文觀其旨趣如孟君言遂與議天下事已乃討究文術驩甚恨相見之晚會桐城吳先生來京師余疾馳告公往謁歸未移時而公至笑曰吾以文謁吳先生先生爲加墨而攜以歸矣先生所言與子言無異察其意似甚快蓋公獻文諸貴人貴人皆恣置弗答鬱鬱無可語聞先生言乃自壯也公於朝鮮之



役既不以李公爲非因曰左公非不知事變越南之役特徇時論  
強言戰耳故李公得謗而左公得名吳先生誌公墓謂公言時事  
多與人意合蓋指此類二十二年余至京師公弟卓生吏部以公  
詩鈔見示曰所得於灰燼中者獨此耳其文則無復有存焉者矣  
余未嘗見公詩公文若干首杞憂撫言一卷則固得而讀焉大氏  
皆慨時事及自傷不遇之作其獻某公文言武職不得有所爲而  
趨奉上官有如臺隸激憤抑塞而詞旨詭詭殆與退之相近余愛  
其文而悲其意嘗諷誦之今亦不能舉其詞也吏部爲公行狀甚  
詳吳先生又誌其墓公不死矣既讀公詩百感交集爲書志狀所  
不載者於詩後慰吏部思兄之意且以抒余懷焉武強賀濤書門  
人衡水劉生乃晟與公同有事於巡漕既歸謂余曰王公數從乃  
晟問先生起居言與先生游處時往往更憂迭喜恣意所欲言以

爲難得之樂今雖久別而兩人情狀猶時懸於心目閒不置也嗚呼懷舊之念余亦未始不如公而公則旣死矣劉生又言亂民初起時王公理曉威喝冀折其萌或戒以禍將及我不聽久之亂民執益橫公知不可爲歎曰吾力弗能制又不忍坐視吾不知死所矣言之之明日而及於難又書

烈婦瓜爾佳氏墓表

烈婦滿洲瓜爾佳氏讀書曉義理年二十歸工部主事書元之子吉賓莊婉敏勤克舉所職舅姑悅豫嫻族稱賢吉賓劬學有大志烈婦又時以立勳名効用於世相勸勉曰子且志其遠大所當爲於家者我則代之及吉賓游學日本乃益以家事自任躬勞執煩事無遺漏舅姑喜以爲如吾子在家時吉賓旣歸而病病逾月而卒烈婦事夫疾時殫力竭慮至廢餐寢已疲憊不可支又哀其夫

學成而未及施也一慟而絕救之不復甦遂以身殉光緒三十二年閏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有五工部君以聞旌表如例某月日合葬於某吉賓之舅民政部主事凌雲屬爲表墓之文女子從夫者也既胖合爲一體則宜仰承夫志自門以內事無洪瑣一裨益我而代有終俾其夫得脫然自拔其身以從事於外而已之甘苦榮辱則一視夫之所爲其志專其德恆故有夫在則從之而夫沒遂以身殉者夫從人而必身殉雖非禮之所期然其性之甘於從人則於此可見而先王順情制禮亦卽於此而知其不可易矣新學既興謂女子宜求自立與男子平權此特卽西國近俗爲言耳西儒溯生民之始以爲男子興立事業必得女子任役之使守吾所有女子不能禦侵暴必承事男子恃其力以自保衛爲主爲從乃執之不得不然不敢遽以男女平權之說爲信而東國大師爲

吾女子之就學者言爲學之旨亦謂西國女多男少且苦於生事之艱女子不能盡受男子之庇競欲自立以圖存久之遂成爲風俗中國之俗旣與彼殊故當守舊訓無改絕域數萬里而所言敘倫之理乃有合乎吾先王知理之具於生初者盡人而同人道所由立也烏得因一方慣習指爲萬國通義而廢人道之常哉今設學以教女子才智將日益恢張矣余懼舊訓之奪於新說也故表烈婦之事昌言其義以爲之坊

宗氏烈婦傳

烈婦任邱宗氏父樹桐內閣中書烈婦其季女也聰明柔婉寡言笑而至性過人長兄不惠仲兄病羸旣娶而沒姊早嫁農昏之職以一穉女任之事無缺失父才高而性剛旣無所遇於時鬱鬱不自得恆發怒於家人又多病病不時作烈婦委曲將順父嘗爲之

霽顏雖病亦無大苦烈婦之生也父以二子不克家冀復得男既  
生女也恚不使與諸兒齒稍長知其能稱我意則又大愛之寵異  
之於家人家人亦皆自愧弗如每欲借之以免呵責而烈婦則時  
在憂懼中憊心罷神無一日得暇豫以自適也歸河閒裘氏夫名  
瑋河南商邱縣知縣祖諤之第三子也歸數月而姑沒在喪能致  
其哀及操家事兩妯皆曰勝我之先至者已而隨舅之官所聞姊  
與父相繼卒長兄病狂又喪其子亟思歸省以慰其母而不得時  
時悲泣不能自釋未幾夫病卒歸葬有日矣乃自經死光緒二十  
二年某月日也年二十五無子以夫兄子某爲嗣某月日合葬河  
閒某所烈婦有兩叔父樹楷內閣中書樹枏學部主事赴至學部  
輓之謂其死爲不得已而中書則以爲備歷人生艱苦蓋旣悲其  
死復追憶其在室時所處之難而加痛耳母曰死大善則更悲痛

之極矣予與宗氏裘氏皆有連而人在宗氏家於烈婦未嫁時事  
知之最詳故備列焉至其以身殉夫則鄉人之官河南者既上其  
事於大府而官京師者又以其叔父故同致書汴帥乞特疏請旌  
其節烈已表暴於當世矣固不俟予之贅述也

陳尊齋先生墓表

代

川東道諸暨陳君遜馨馨曙將之官卜於光緒三十三年某月日  
葬其先君尊齋先生於某所而以德清俞蔭甫先生所爲墓志銘  
示某乞所以表於墓者先生好學而嗜古尤喜聚書百方購索久  
而彌勤或貶損衣食以重賈求善本所得既多悉藏於先世所築  
授經堂而課子其中卽馨曙童子時讀書處也馨曙官翰林以淹  
雅見稱寮友其學蓋一本於先生吾友武強賀松坡濤爲馨曙撰  
授經堂記稱美其家學而侈言藏書之盛其爲先生壽言直比先

生父子於漢之劉向歆及近代高郵王氏其推重如此而俞先生亦言陳氏累世藏書爲越中冠後稍散佚矣先生能力復其舊礬礬在京師得佳書必以奉親先生則大懼以爲善承我志俞先生之意與賀君略同某與礬礬交最久每與論國家事輒慨然欲有所爲曰錄錄無短長吾父且嚴責我蓋先生雖不遇於時而未嘗忘天下之憂視時政得失若利病之切身鄉閭義舉躬爲之倡爲州縣學官十年數以政俗所宜興革者言之守令其教子亦期以所學致用於世礬礬守松江嘗一至官所見庶政修舉甚喜已而歎曰吾貴效於汝者所居官不能充其量也先生卒後礬礬以道員召至京師直政務處兼從事於練兵處稅務處所學於家者已推而彌廣矣今又使巡川東繼述志事庶其在此乃因其請而取賀君所未及言俞先生已言而未暢其旨者闡發之俾揭於阡俟

信羊直書  
中法度

來者之論定焉先生諱烈新卒於光緒某年月日春秋八十有三以子貴封資政大夫曾祖某妣氏某祖某妣氏某父某妣氏某取樓氏封夫人長子舜發死寇難次卽適聲次沅次適成俱監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五人訥附生詵優貢生候補知縣闈舉人廣東知縣諍監生寶善

杜潤生先生墓表

先生諱霖字潤生武強杜氏曾祖珍祖鳳章父金凱先生喜讀書冥心孤往不逐時好爲文質厚無雕飾屢困於有司之試學使汪公元方獨賞其文選爲優貢生旣老應秋試如初卒不得志選授刑臺訓導年六十餘矣在官十餘年告歸光緒三十一年某月日卒春秋八十有一於某年月日葬於城東五里祖塋之次配崔氏子昌熙增貢生女二皆適士族孫志瓚廩生志璟附生志璐志珩



女孫三人曾孫元恕元憲曾孫女六人先生精力絕人搜討往籍窮日夜不倦治易春秋繁微約取既博既精羅列几案皆二經家言出亦必以二經自隨舟車傳舍無閒也桐城吳先生爲州於深篳深州風土記先生任訪碑碣負糧懷筆旁皇於積垣破冢之間爬抉土石攘剔荆莽而數百年舊物終古無人省視者往往出焉濤數問先生所獲幾何以某種爲最善先生爲分別言之曰此舉不但有功於吾州所益於吾學者實大其勤篤嗜古如此先生雖壹力於學亦嘗究心世務欲有所待以自效曾文正公督畿輔令州縣舉才雋之士濤隨先生謁文正文正問吏治善否民所疾苦先生對甚悉出所疏時政得失十餘事於懷獻之既退索其藁曰獨可言之曾公不欲他人見也其後有興革之令每語人曰吾言覓聽矣旣不得志於時則里居教授而以所欲施於世者利濟

我邦族先叔父鐵君先生性伉爽於人少許可獨樂與先生共事  
嘗稱以爲沈毅有謀不畏難不遠怨縣有公事亦倚辦治書院之  
廢而復興其功尤著從政門內黽勉孝恭宗族取法里黨慕效尤  
謹祀先之禮家貧不足於衣食而捐田十畝爲祭田其在刑臺課  
士有常期經先生指授者皆以學行見稱旣歸嚮時徒友益親附  
焉自吾幼時所聞見武強故多隱居宿儒張銜庭先生文珠號稱  
博通多士景附其子君實先生有聲從子星垣先生有光又各以  
家學獎掖後進學者翕然歸之吾家受業於張氏之門者前後數  
十人杜氏則錦巖先生如阜荆山先生如川與張氏竝稱吾師溯  
鄒先生法孟荆山先生子也先生爲吾師族兄亦各授徒鄉里吾  
家從杜氏學者亦前後十餘人吾師宦游遠出旣歸而卒近三四  
十年先生獨爲鄉人所宗仰嗚呼道咸以來一縣之中耆儒碩德

代謝送興及門之士皆得守師法以遞禮於七八十年之間久而弗墜先生沒而諸老風流盡矣鄉人及見當時之盛者或猶懷念而不置時移執易恐遂湮沒而無聞故書其事刻之墓碑以詔來者雖然新學既興少年皆厭薄老成以爲不足稱道後之觀此碑者果有追溯先正之遺風餘韻低徊而不忍去者乎蓋非濤之所敢知也

送徐尙書序

滿洲之地爲行省者三而各統以將軍時遷執殊舊制不足以控變乃改設巡撫如內地而以總督兼轄之將軍故所掌者隸焉民政部尙書天津徐公寶首膺東三省總督之命竝授爲欽差大臣濤在保定上書稱賀以爲攝乎兩強國之間其地荒僻而遼闊其俗蒙昧而苟媮當死亡掇拾之餘赤子龍蛇竝域而處藏納污垢

禍且萌芽揅之無方所患滋甚將抗稜而起癢必改向而易趨體  
大事艱以畀東伯濤將躬親謁送閩公偉論展我宿蓄既見公公  
詢以東事濤曰公意云何公曰吾政不修外侮且至既劫於外奚  
暇自治因具言其所欲設施者完窳塞罅破荒草頑鍼石梁肉相  
所宜施後先循節疾徐中程涵育萬有物具益該無有遺漏凡吾  
耳目所經及所未經思慮所至及所未至無不探情以出取懷而  
予雖欲有所建白竟無一事可假以進言退而自思終不敢默乃  
取今日所不暇謀而爲異日之急務者爲我公言之列國以通商  
故爭海權海之所包皆其權之所及今則將趨重太平洋太平洋  
北路當我滿洲列國所屬目也故廣關通商之所受列國之灌輸  
公既至試行今之所言數年之後制定政成遐邇帖服民物之歸  
繹至而輻輳其繁衍當不減津海江海粵海諸關雖然商業之贏

縮視海權之弛張朝鮮既非我有若旅順若大連灣日本復得而私據之自朝鮮東行左轉逾混同江而北海岸萬餘里則舉而棄之俄羅斯太平洋之權已見奪於日俄兩國則權之在我者無幾存權不我屬雖日興月盛亦祇歸利外人而我不能與之角勝可憂孰甚焉公謂內治外交竝重而相資以爲功今所以治吾內者果能如意所期則吾力既充故當推而致之於海以求信吾權與羣強爭雄於海上公雖未言吾知其蓄謀於中將待其時而一發也儒生之論關於事情故不敢言當時所宜施爲而責以異日可期之效

書左文襄公年譜後

義寧陳右銘中丞爲直隸布政使時濤嘗訪以幕府人才中丞首稱今山東提學使湘潭羅公以爲知兵能古文所鑒左文襄公年

譜言兵事甚精時書甫脫彙猶未彙行也後十年公守保定始得  
索而觀焉其言兵分四事佐湖南幕爲一事東征爲一事而西征  
則關內外各爲一事皆具事之本末而自爲一文於西事尤注重  
焉自文襄始受命西征至功成還朝其籌畫之見於章奏書牘者  
旣擇精提要而備載之矣而公所撰輯洪瞻堅重一如譜所載文  
襄之文昔趙充國降服西羌言兵事利害及屯田諸奏翔實矜慎  
一洗賈鼂浮夸之習於漢文中爲最知體要班氏論次其傳亦卽  
仿效之而其文乃與充國諸奏無異文襄勦伐大於充國而謀略  
則同公所爲譜文如文襄與班傳之仿充國諸奏亦同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陳中丞稱公知兵能古文可謂知言矣公文以所爲王  
壯武公年譜視濤曰壯武中興第一名將也濤嘗以爲湘軍之興  
壯武與羅忠節公李忠武公勇毅公偕以俱出望實相埒而近日

士大夫稱述壯武乃不如其稱述羅李蓋羅李之軍夾江上下當賊要衝又日周旋於曾胡兩公閒其事功學行多見於曾胡章奏及他所著文人喜讀曾胡書故人知羅李事特詳壯武獨提一旅別曾胡遠去轉戰於江西楚越之交其事之見於曾胡書中者視羅李爲略故聲聞之傳播不如羅李之博且久公文久見重於世既編壯武年譜推闡功行而光顯之其聲聞且隨此譜所流布而洋溢焉而人之樂讀其書者據以衡量當時人才亦將以第一名將之稱爲不可易李習之謂人多孰於兩漢故事以班范之文爲人所好耳不其然與世之矜言功業者乃猷薄文字而斥習此者爲無用彼惡知功業之必藉文字以傳而文字之任又必屬之能者哉桐城吳先生撰深州風土記自謂篇篇成文公所爲兩譜挈大拾零摭撫遺佚至繁博矣而融以精意經緯成章如吳先生所

云因各論其大旨以歸重於文而書其語於左譜之後

上徐制軍書

自旌節出關時縣一新滿洲於心目中引領東向日月以冀而出  
居蓮池隘於聞見所以締造而新之者究不知其方略何如竊以  
爲內治之術但使所設司道官舉其事人堪其官足矣外交則頗  
不易言日俄嘗以其戰爭之力據我土疆已而還我其執必將攘  
我利權以自償其勞不滿其欲弗止也詭謀蠱出剛柔兩窮而議  
者乃執其不諳理執不切事情之高論以譏諷之濤愚懦不敢附  
和其說所欲進言於左右者惟在內交公嘗與政府約許以便宜  
行事不爲部例所拘雖有成言恐難深恃若忘息壤之盟興事造  
謀格於吏議仍當婉與辨論無與忿爭婉論則事理愈明不忿爭  
則瑕釁不作苟無瑕釁則我之理勝可以恣所欲爲此曾文正內



交之術也南皮相國項城尙書皆負一時重望爲國家所倚賴今  
竝召至軍機尤宜禮下之毋抗將帥在外未有與近臣不和而能  
成事者况荷殊寵握重權如我公今日尤易叢忌疾乎故爲公計  
莫若讓善廵撫而歸功樞臣有事則咨焉有疑則質焉使不忌疾  
我而贊助我以屈爲信吾事集矣自古任事之臣爲國家開物成  
務其卑躬降志委曲以求集事者蓋未嘗不如是也濤過蒙眷昧  
以衰疾不得拾補遺闕於左右故敢以愚妄之說進伏維采納

題文學館藏書記卷首

○○○

諸君既珍愛館所藏書而各爲之記都爲一卷就質於余或致慨  
於古學之就湮或欲防新學之流弊皆兢兢焉以保存舊書爲念  
而憤疾之甚者恐舊書之終不克久存至爲偏宕之辭謂苟能自  
立不必藉力於書而以書之存不存爲不足輕重持論不同詞皆

壯偉嗚呼舉衰病殘廢之夫處之無人過問之地恐閭巷枯槁之士相與講世所唾棄指爲朽敗無用之學人之非笑之也蓋久諸君不自斂抑乃張大而夸炫之是以人之非笑爲未足而益自章其醜也諸君意氣自蒙余心滋戚矣記凡五篇爲之者陳獻廷嘉謨齊蔚卿文煥張獻羣宗瑛吳迂農之沆王中航汝楫也

誥封榮祿大夫吳公墓志銘

公姓吳氏諱繩曾字墨賓號正齋其先江西人元太子少師後軍都督武昌總兵官文盛始遷河南商城生三子其一子遷光州之固始遂爲固始人而固始之吳特著累世以儒學顯曾祖玉森舉人戶部主事妣氏孫本生曾祖珣貢生山西霍州直隸州知州妣氏任氏姜祖貽植貢生候選同知妣氏祝父嘉孚貢生候選布政司照磨妣氏熊本生父書升拔貢山西候補直隸州州判妣氏元

公秉濡先訓益自振厲期爲有用之學咸豐間捻逆擾河南張勤  
果公爲州於光練兵禦寇公以諸生應張公之招遂參戎事治辦  
糧仗軍實無闕隨以攻戰英果絕倫以功保知縣加運同銜賞戴  
花翎公顧不自喜俯首就有司試如初同治甲子舉於鄉文藝精  
美達官貴人皆以第一人相待久之不得志於禮部試而以前軍  
功所得知縣選授南皮遂之官調靜海以本生父憂去官服除署  
衡水清苑曲周三縣事補授交河公性嚴重思慮縝密精力過人  
治事省文書恒徹晝夜欺誣屏絕墮舉紛理有利於民不憚艱鉅  
險危南皮城久圯不修完而新之釀金庀材民不煩擾靜海地污  
下築堤捍河縣無水患在曲周交河躬禽巨盜姦猾屏迹嘗薦卓  
異卒以性剛忤俗因事奪官公旣思效用於世局於州縣不克大  
有所爲輒有去志旣罷遂浩然自得以歸居數歲張勤果公巡撫

山東強起公以治河有效奏復其官留以自助公慮吾志之終不克伸乃謝去自是不思復出而訓課子孫必使竟吾志事子四人篤孫錢孫笈孫篋孫孫三人汝翼迺翼成翼篤孫監生使理家政汝翼附生早卒成翼幼其三子及迺翼則皆縱使游宦而督責之益嚴錢孫舉人從項城袁公治兵以道員總辦直隸警務自創設巡警以來直隸獨稱美備爲他行省所取法升京師外城總廳廳丞笈孫以同知從事留京營務調民政部由主事升員外篋孫以縣丞官山東浮擢知府迺翼舉人江西直隸州知州調法部以員外用皆有幹略見稱寮友吳氏益光大矣公罷官後寄居保定居二十餘年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卒春秋七十有八以子官封榮祿大夫配劉夫人婉恭勤順婦職克供繼配錢夫人明義理教子有法女三人孫女五人曾孫祥燕林燕譽燕同光以來畿

輔廉能之吏多湘淮舊人結知曾李得是藉也故能迴旋展布邀  
上考取盛名公所厝注一如古循吏所爲視同時號稱廉能者固  
無多讓而孤特獨立無上官之倚畀無竄竅之游揚未究厥長遽  
擯不用此可爲扼腕者也然君子之存心救時濟物而已苟用吾  
術以普利天下其功固不必出乎己公雖屏處不與世接而子若  
孫襲訓秉教以少壯之年服官京外聲績赫喧其爲世所倚賴豈  
有既乎公之志蓋可大慰又奚憾於其死哉將以某月日返葬先  
塋廳丞屬濤爲銘墓之文銘曰

猗嗟吳公命世之豪文武隨用乃舛所遭宰邑惟六苗衰荼瘁疲  
氓飲德匪藥而醪浩浩江河縮爲滴澇猶攘詬謗擠賢掩勞吾身  
則屈志不從降子孫多才木斲石壘驅應世需相樟壁珙展足奮  
翻釋我桎梏所闕苟彌雖死無費後且滋大始基惟鞏吾言有徵

銘識其冢

寶慶府知府饒陽常公墓表

公諱如楷字司直饒陽常氏曾祖麟書祖鳳儀候選州同考際宸東鹿訓導贈如公官饒陽多富室相矜以侈靡而遨放自恣常氏尤以貴雄而公幼而靜默既長篤志於學里俗所好不好也以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初入直訪事於其僚其僚不以告乃博搜簿冊而潛究之稠人會集時無一語及觀其所爲雖老於掌故者不能眾驚服有事輒就咨焉性伉直不能自貶屈故事中書謁諸王屈一膝爲禮公獨揖之同列皆引以自壯後遂沿用爲例嘗以公事謁某相國再往闈者不爲通公怒叱之擲牘而去其與朋好遊處尤自攝束不隨眾爲縱蕩之行由是名重京師諸公貴人遇之有加禮而忌疾之者亦眾軍機處選章京於閣部有讒於當道者曰

常某有狂疾遂不得與某尙書以譯署章京相強公以爲眾所爭  
趨謝不往遷典籍以與修實錄玉牒方略保知府在任候選道以  
母憂去職服除弃其所居官以知府候選而選官時恆不肯詣部  
家居十五年乃選授寶慶爲治嚴而不苛其決事不動聲色務以  
理屈人諸生與武人鬪聚數百人懇諸郡庭公曉之曰此邦江劉  
二李何如人而若輩所爲如此吾爲若輩羞之諸生愧謝去先是  
沅州應府試者不悅於知府羣毆之幾死遂興大獄當諸生聚懇  
時郡人聳懼慮有沅州之變而公乃以一言解紛由是士民畏服  
任所推施事無不舉郡中稱治居二歲以光緒十四年二月十八  
日卒春秋六十有一家故饒裕而公樂振施居官廉既卒無餘財  
粥衣物喪乃得歸旣歸粥田乃葬配劉淑人後公六年卒合葬於  
所居干民莊之東北原子熙廉舉人浙江知縣熙庸歲貢生候選

府經歷女一適任邱進士內閣中書山東同知籍忠宣博野舉人  
蔣葆瑚孫埴琦增生埴瑛埴璋副榜貢生陸軍部七品小京官埴  
璋埴珍皆附生埴瑞埴琳公家居時余每過其家公恆默坐一室  
或手一編或臨摹古碑刻之其旁舍則二子擁書踞几羣兒環坐  
於旁誦讀之聲不絕也吾家與常氏世通婚姻余於公爲兄弟行  
而公長余二十一歲余嚴事之時從考德問業退而與二子游吐  
懷懷考文藝互慰交驩久而不厭公旣卒熙廉繼沒余亦久不過  
常氏迄今二十年獨埴璋游京師時與相見耳埴璋通古今中外  
學曉世務能文章其成就殆不可量余喜常氏繼起之有人而愴  
懷舊遊乃益不能自釋熙庸以埴璋所爲公傳走書抵余屬爲表  
墓之文旣爲敘其治行因述余酬接其祖孫父子間者以致吾私  
慕而摭今昔之感焉



復徐制軍書

月初奉到手書拜登厚貺慚悚莫名施及亡弟尤以爲感籌東政策於官報中獲讀大疏粗知梗概既蒙詳示益得窺見精深夫因事設官卽以官興事官制既定萬端千緒皆可聽我指揮所難者惟在得人耳濟時之才世不多觀儲之學校亦非旦夕所能成卽見所委任者策厲之可也公謂來者雖眾中駟爲多且不盡可用宜加淘汰蓋恐羣才之不足恃然旣云淘汰矣則駑駘之資狡憤之氣擯不得與吾事其供我驅策者皆可稱爲中駟者也果皆中駟雖有遲疾無不可致千里者况以伯樂相之千里馬終當一遇而以王良造父御之中駟皆可爲上駟乎滿洲爲列強所注目羣思攘利其閒幾使我有不克自主之勢日本駐兵閒島狡焉思逞尤爲公義所不容特主人不問故彼聲生執長耳今我起而詰之

不少退讓彼固難強詞以辨且恐取忌列邦理絀形格其術自窮  
既戢日本之驕心列邦雖強誰肯甘爲戎首滿洲固我之滿洲也  
主權一無損失而內地稽誅之寇草薟禽獮又將一掃刮絕若更  
以向所獻內交之說行之則提封萬里皆康莊矣又何險阻之可  
虞而顛蹶之足患哉定官制造人才禦外侮平內患公所言數大  
端振裘絜領若網在綱執而行之無餘術矣而濤噴噴不已者特  
繹公本愔而推言之非能有所補益也武錫珩以文字見知自當  
以文字爲報若委以庶務使拓其才識因以益治其文則所恃以  
爲報者當更有據安平弓均在奉已久從事學務名譽甚美而其  
志乃欲學爲政請試以事以觀其能而量用之

題行年七影圖

太倉錢公以儒術治吾州者六年被誣罷歸州人白其事於大府

奏復其官而公終不肯復出公歸後世變益急新學勃興士大夫皆舉夙所誦習與其傳襲於高曾者一切罷棄而汲汲於所謂新學冀有所指取於世以夸己而駭俗公於是時息影田廬保其所蓄志不遷奪泊然有以自得也久之以所爲行年七影圖徵文其圖自少至老歷記所遭而追念先人者凡五公之祖父皆膺疆寄樹名績爲世所豔稱圖所識顧莫之及而獨有感於家庭骨肉欣戚之故以永孝思其二則皆好古者之所爲也循其旨趣殆無一不與俗所驚者相悖其竇而不用旣竇而不肯復出也亦宜夫變舊法以求自強固揅時濟世之士所急起而圖者也然當新故厭欣之際人心浮動姦舉雲幻莫測所歸苟無純篤廉退之人參與其間以閑制之恐曠進冥索誤而旁趨旣失其本來而於所營求者未覩其效而弊且環生也余私愛之久矣觀公所爲如救沈疴

之遇岐拊焉雖然諱言疾者多忌醫儻以其術播之人人懼公又因此而得謗也

### 古文四象序。

道極於文而爲文必取則於古景躡轍蹈其義法也義法由體例而生故編輯文字者率序次體例而彙其類以別部居桐城姚氏及曾文正公之說尤號爲精審雖部所統攝猶未能居其所而止而不遷而文之體例要自是可指而名求義法者便焉此編輯之美善者也至舍義法而求之精神則其人之性學才識隨所感觸各肖其中以出而不自知無定形無常位冥合之可也烏能據以起例而條分流別示人以所由入之途乎故從事編輯者莫之及焉曾公既變通姚氏說鈔經史百家又因姚氏以陰陽論文之指行爲四象舉數千年與時變遷不可究詰之文一以所取象類之

殊式異貌向之分隸諸部者皆得雜廁其間相遇以天機不復知其色物九方皋相馬之術也此精神之說也公嘗自謂是編失之高古夫非猶是鄉者所纂錄之文乎而此獨病其高古豈以屏舟車而御風而行非有道術之士遺脫凡近游神太空未易強而幾與雖然道極於文不驚其高者古者道固不可得而傳姑縣其格以爲招能者從之俟焉可耳公手定本世所未見冀州趙衡湘颿將依桐城吳先生所寫目次印行於世而屬余發其義余乃述先生欲傳此書之意而序之

歐太淑人墓志銘。

太淑人姓歐氏年十六歸吾師桐城吳摯甫先生爲側室嫡夫人在家嚴厲嫡女有性驕使氣既寡而居母家者朝夕接酬若履險危如是者三四年既卒且葬子闈生來求所以傳太淑人者曰

吾家事子所知吾不敢祕吾母處人所不能堪之竟歷數十年之久無愠色憤詞闔生六七歲時耳目所觸意輒不平吾母訶之曰汝兒子當讀書習禮義我能安而汝不能安邪其有容而善養如此儻不敘所遭直使顯白於世則吾母之德弗章已而泣曰寧使母德弗章耳其事闔生不忍述雖吾母亦不欲暴其事於人使從而議吾家之短長也濤既敬太淑人之明大義又悲闔生之意乃撫它懿行爲志墓之文太淑人初不知書以教子故自課久之遂通文義吾師數詔人以新學太淑人聞而好之曰固宜然吾師喜交外國人凡所交太淑人必與其家人往還訪求外國事嘗欲徧至薦紳家說其婦女如西士之強人入彼教者以興女學而區畫其規制甚具遂欲施行以無和而助之者而止其後新學益興人漸知女子之當教乃歎太淑人之蓄志於俗習未改之曰其識爲

不可及也。吾師不言有無，嘗爲二州都講，蓮池書院前後三十年。所入恣兄弟戚故，取用立盡。太淑人不名一錢，無私藏衣服，節約如里居時。吾師卒後，闔生編譯書籍，講授諸學校。又應山東巡撫，今直隸總督楊公之聘用，益饒。太淑人居處服御，不改其舊，而輕財好施。子周卹族，媼惟恐不徧，聞國民捐之說，大義之曰：是盡人所宜爲也。出五百金爲女子倡，又命闔生以重金助安徽築鐵路。而振水災。光緒三十三年某月日卒於濟南，享年五十有四。嘗受太淑人之惠及驚服，其才識而義其所爲者，皆流涕太息。而英國某女士則以其國頌祝之詞，誄之曰：天上人日本文學士某亦稱爲文明國貴婦人，嗚呼！太淑人蹈道委命，旣比於闔修之君子，晦匿而不有其名，而其所自表見，乃能動俗益眾。雖新學中所謂志士引所宜任爲天職，以振發懦頑者，無以過焉。此可謂知學矣。其

精思偉論  
獨出冠時文  
市大氣包舉

葬以某年月日濤既序次其事而屬南皮張宗瑛爲之銘其銘曰  
陰教塞晦婦失才猗淑人起挾翳靈西關東閨鍼引磁日月燭幽  
光變宦收熱歸土吁可哀

外務部尙書袁公五十壽序

代。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某日爲太子少保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項  
城袁公五十誕辰天子旣寵嘉之錫以祉福公卿大夫士亦相率  
稱慶於其家而外國客與焉某則以職於吏事不得廁於稱觴者  
之後然嘗爲公屬吏與聞軍國之謀其謀之大者在用外國法自  
強因述中外國執而挾其盛衰之由與夫今日所頒行效已驗白  
而後可收其全功者爲祝辭以侑觴人世交際之道有施有受施  
者推所有以與人也與人而不取於人久之而其術將窮受者取  
人所有以自益也以人益我則恣所取以適吾用而致行有功海



西諸強族當中國盛時蒙昧未啟埃及其施焉者也希臘受之爲希臘羅馬又受之希臘而爲羅馬然有所受而成國而不能更有所受以持之則其道亦終出於施施者衰而受者盛矣後起諸國已受羅馬之薰炙而東征諸役復濡染於東方之風習以歸其後千百年間求治益急競起偕進相師法無已時以迄今日而後起諸國其治強遂十百於古所稱名邦以所受者多也中國聖人首出法制明備足供眾求而異族環居鄙無文治故其道利用施卽有革興移易其舊而增損之未嘗有所受於外也今列強內向羣挾其術略技藝中國所未嘗聞見者以臨我所固有不足與之相持旣窮於施道將在受執迫機發待人而行公抱濟世之才應時以出朝廷遺之鉅艱自爲疆吏至領外部秉樞要一以新政爲己任法來自外府儲而海匯之變施爲受公謀居多夫西國之強

之由於有所受固也然彼之受之也銖黍以積之磨礪以成之譬  
之居室由富美以溯完合遞推而上已在高曾以前矣今我所受  
於彼者則萬端千緒之所經緯窮歲累代之所構造一旦而畢集  
吾前其摛訪之勤貯蓄之博已超越乎西人推而行之庶政更始  
民氣淳興其收效亦視西國爲速後起爲雄彼國固有明徵矣而  
猶謂我所受於彼者終當讓美於彼焉豈明執達理之論哉某繼  
公之後代匱畿疆跡躡轍循益曉然於公意之所厝注而以施受  
之說稱道於賓寮之前者則不獨章公偉略以贊協恭而自附於  
規隨之列亦欲外國客聞之俾知中國有人愈思獻所有以助我  
新政不使一國有獨行之善制一人有獨據之技能而竝泯乎施  
受之跡則大同之風庶幾可見而公之功亦遂於是告成焉此尤  
稱慶之賓寮所同聲頌禱者也

外務部尙書袁公五十壽序代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爲太子少保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前直隸總督項城袁公五十誕辰畿輔人士食德已久怨公之去我而喜其所施彌廣而效且彌大也其官京師者相率稱祝於公之邸第以致其私而之洞與傳霖爲之詞自海國互市通好西方之風習遂東其政治藝術實足以拓知識而致富強咸同以來爲國任事之臣輒仿效其所爲用自附益之洞在粵在鄂亦嘗竭蹶以圖然前後數十年間所仿效者特其藝術耳於政治則尙守吾舊未議革而更之也變法之詔旣頒在執諸公乃條舉西法之利我用者以聞而觀望遲回猶未敢輕於一試公督畿輔乃毅然爲之無所顧博采精研破愚起懦百端並舉厥效大章朝廷取公所已爲者風天下四方踵武凡所興作諮而後行或借才以舉其事

故論者咸謂法之變倡於公而收效始於畿輔畿輔人士相與慶幸傳霖久直樞廷得公章奏而反復之亦未嘗不歎其謀國之忠任事之勇之有過於前人也法之變也與天下更始矣而國體則仍其故無改至考察政治之使四出乃思公權於民如東西國所謂立憲者其端實自公發之使歸報命公以疆臣與議遂定大謀於是百憲政編查館之設列國言政治之書日以充積研求其理者茲益多其憲法號稱最善之國則更遣使究其法所由行與行之之效而吾國通曉世務者又各據所聞見以爲言羣籍燦列眾說雜投采而用之綴輯整齊規條可立具而施行之遲速則以國執民習與諸國不同有宜審計於先者集思詢謀久無成議而海內喁喁期望皆以爲非公莫屬天子亦以公能斷大事召入軍機未幾而廷議遂定眾望已塞人心大安公之功於是爲大唐孔戣

自廣州刺史召爲吏部侍郎韓退之爲廣人頌戮之德曰海嶺之  
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蓋言廣人不忍戮之去而又惜  
其在廣所施之不遐也吾鄉人士於公之去畿輔且怨且喜卽以  
其情爲祝嘏之辭意乃類此而某等猶有不能默然者立憲之期  
旣定前此所營度後此所維匡其難且倍於今所爲非貫徹事始  
終參以機權貞以定力安能無躁無厭不震不擾以要其成某等  
毫無能爲故屬望於公者彌奢而康強壽考之祝乃益不能自己  
也

兵部郎中永年武君墓志銘

君諱用章字某永年武氏其先太谷人明洪武時有名文舉者以  
進士官刑部主事始遷永年曾祖諱大勇武生祖諱烈諸生父諱  
澄清進士河南舞陽知縣有能名皆贈通奉大夫曾祖妣張祖妣

趙前妣李妣李皆贈夫人舞陽在官時君侍母理家政舞陽告歸  
入貲爲兵部郎中已而以親老弃去里居養親不思仕進而益肆  
力於學其學無所不闕而於鄉邦故事尤所究心以爲學以致用  
也旣不爲世用吾將用之吾鄉自郡縣志外前史所紀錄文人所  
編纂苟有涉於其鄉無不接輯其習尙之留遺於世族者往跡之  
傳播於父老者以及風謠鄙諺街巷談議亦皆周咨博訪燭照而  
籌計之永年廣平附郭縣其視郡事若荒蕪之田之待耕瘠疾者  
之待我而起也性強果英斷勇於有爲不畏難不避謗而思慮縝  
密罔有遺漏守令皆信任之郡縣事一以委君士民大和惟君言  
是聽所爲皆立辨同治閒捻匪擾畿輔君練鄉兵爲守禦之策賊  
不入竟光緒初大旱振救災氓親執煩辱憊心罷神數閱月無怠  
容所活以萬計其塞決河立水中督功役晝夜不息數日而堤就

人尤服其能橋梁倉庾及一切善舉之勗新修舊皆躬爲之而手  
定其章約一身百役事立效章而書院爲尤盛在事十餘年歲入  
既加於前乃益拓其規制生徒日眾術業日進所聘師若今江蘇  
按察使大興陸公鍾琦太常寺少卿寧河高公廣恩皆畿輔俊彥  
所造士亦多貴顯知名於時戊戌己亥閒君年且老精力亦以積  
勞耗減遂閉門養疴而繼君後者有疑難猶就決焉君親沒後再  
至京師郡人皇然如失所依及君復弃官歸則又大相驩慰以一  
身爲郡人所信仗者三十餘年三十三年某月日卒春秋六十有  
四君學問淹貫人始以畿南文獻歸之後遂倚爲一方保障既卒  
郡人走相弔曰吾屬無所庇賴矣配李夫人繼配傅夫人子敬緒  
舉人繩緒伊緒皆諸生女二孫某某君有弟早卒以繩緒後之變  
法以來百端竝舉州縣所宜興作將頒之規則聽民自爲然拘儒

牽於舊聞既難強與從事而輕銳少年於法政粗涉其藩亦何能  
遽責以負荷故自治爲眾政之本其制未立恐他政將有所沮格  
而不行而詹顧紆回憚於一發者得人難也爲人所信仗如君豈  
非世所急需者乎而不能少待以死此望治之君子所同爲歎憾  
者也豈僅其郡人之私悼痛已哉敬緒以宣統元年某月日葬君  
於某徵銘於武強賀濤銘曰

胡儲之多而施不遐世方我需不換則那匪厭而避生與時蓄最  
所已禠是用歎嗟

馬太恭人墓表

桐城吳熙甫先生汝純有良配曰馬太恭人先生於兄弟爲季而  
太恭人君姑同產子也幼習於吳氏既歸舉家呼爲小妹姑兒子  
畜之太恭人亦致孺子慕於姑朝夕不去側起居所便疾病所需



若居室以下  
誤矣

輒應念而辨熙甫先生高才好學以羸疾不能自樹立仲兒游仕  
畿輔隨以遷徙居恒抑鬱不自得太恭人悲其志時慰解之而省  
視加謹一如侍先姑時熙甫先生既沒久之盡室歸桐城性仁慈  
既率其性以自盡於姑與夫姑與夫沒乃壹心力以鞠育其子若  
孫惻焉憫焉若風霜厲疫之獨中於吾子而勞苦憂恐之交困之  
也若居室所恆有不足以適吾子之體而稱所懷也其於孫也亦  
然自始至終歷數十年仰而事俯而畜蓋無不竭其誠愛窮力所  
能而未嘗一日自惜而謀自安焉事神禮佛張畫像於屋壁幾滿  
拜跪祈禱久而彌虔冀有所感格安先靈而降祥我後也光緒三  
十三年某月日卒年五十六子千里女適邑人姚某孫同女子仁  
慈之性得於天者獨多將以保幼穉使遂其生也而性所彌綸事  
其親以及夫之親委曲順從亦往往出於至誠非男子所能及而

欣慄於禍福之說屈身抑志妄希冥漠不可知之酬報其事亦多出於女子世以其溺沒而不知返也或以迷信譏之又烏知所謂迷信者乃其仁慈之性之出於至誠而不可解者哉將以某年月日葬太恭人於某所千里乞表墓之文於濤濤敬太恭人能充其所得於天者不使有遺力餘憾爲揭其義於墓俾世之人衡度其聞而無爲過高之論也

上徐尙書書

久未肅牋左右疏野自外懼與慚并及公以郵傳部尙書內召以爲密邇京師時或得聞警欬則又私自喜幸謹先馳書奉賀獻所欲言郵傳義主交通所以統中外遐邇貫輸挹注而同其風習也變法以來興革之事以次推行而西北一隅猶樸拙自安不思變易者則交通未便無以拓民耳目而啟其智識也故鐵路之敷設

惟蘭州爲最急大部統籌全國路線疏言地理學有三政治與兵  
商並舉旣以政治地理擬定軌樞及分幹分枝之路綫矣至論建  
築則略政治不言而衡量兵商卒歸重於商業以商業之贏縮定  
築路之緩急於是邊徼辟左政治地理所視爲最急者乃不得不  
退居從緩之列其預備立憲按年籌備要政疏內又僅於弟四年  
弟五年測勘由西安達蘭州由蘭州達伊犁路線而何時啟築遂  
不載於九年期內似更置爲後圖大部深挈博攷其言緩急難易  
之故固不能遽易一說以難之然當預備立憲之時不可不加意  
政治愚計以爲宜暫緩所急勉爲其難而并力於西蘭一路庶使  
西北之民振積破愚知所當任以奉吾期約而無異政異俗之虞  
濶蓄此意久矣欲陳之而未有路也聞公旣至乃急遽言之船政  
郵政皆領於部部權所在豈容久假不歸宜及時收回以全政體

自行心得  
標精義卓  
然不朽之文

津浦粵漢及鄂境川漢各路雖有督辦大臣要亦部所有事其籌備之次第應預爲咨報而列於部所擬籌辦條內不應置而不問公接管部務雖不肖執己見而反前所爲亦豈可循成說而不思改計望垂省愚妄之論而留意焉壽仍在文學館蓋三年於茲矣在新世界中講論舊學又無成效可言自愧殊甚

吳先生點勘史記序。

太史公書綴輯舊聞既創爲記敘之體而敖睨古今揮斥萬有孤行其意於若隱若見之間乃一如諸子所爲故其體史也後人名其書爲史記實則以其文鳴不平於姬周以後劉子政楊子雲班孟堅稱其有良史才以爲善敘事理又以爲實錄其於論史盡矣而未爲知史公至韓退之儕其書於莊周屈原司馬相如楊雄之列而上與諸經相衡量乃歸重於文不以史稱矣然自漢以來歷

二千年史家既沿用其體以爲例莫之或踰而文士代興殫知竭  
才卒不能入其堂室則以史有法可據文無定執而其妙難窺也  
歸熙甫方望溪以文字之說發明其指趣乃稍有涂轍可尋其後  
知文者各有平議而桐城吳先生研說之尤深章疏句櫛鉤玄闡  
幽益精以備其參攷異同訂正譌謬亦惟取適於文至是而文之  
奧窔乃大豁露去其蓋障先生子闔生掇其說之散見諸本者彙  
鈔之附歸方及諸家之說於後印以行世而屬濤爲之序濤嘗以  
謂左氏傳經也舍經以求之而左氏之文乃見史記史家言也離  
史以求之而史公之文乃見以其說質之先生先生是之今觀先  
生所點勘史記固言文不言史也其於左氏亦有點勘本闔生能  
文章克承先志史記既出當更出左氏以示學者使知古人精神  
寄於文字文字之不知精神之莫喻而欲求古人於故籍託名經

與史焉無當也

旌表節孝王母賀太孀人墓表

河閒王氏旌表節孝賀太孀人者封朝議大夫諱鈞之第三子婦  
附生贈文林郎諱升瀛之室而武強刑部主事賀濤之姑也年十  
九歸王氏以禮承夫能助所事居三年而夫沒適仲氏生子冠唐  
遂畜以爲子其後供婦職於舅姑者二十餘年舅姑沒以母道教  
養子孫者又三十年年七十有九以光緒三十一年某月日卒卽  
以其年某月日耐葬文林君之墓深澤王氏姑於先姑爲妹先姑  
卒後四年命濤曰吾失父母時數歲耳鞠於兄嫂吾姊有勞焉吾  
無以報且愧且悲汝其爲吾述吾姊性行鐫碑墓上以志不忘濤  
敬諾因泣曰吾母卒時濤年十一一弟兩妹小妹猶在抱母卒之  
明日叔母亦卒生子纔數日先姑護視羣兒閱焉勤焉至廢餐寢

而未嘗自惜其勞繼母來歸叔父更娶羣兒有母矣而不能忍置如故濤兄弟稍長則又以學行勉之壯且老矣而訓飭獎慰如故姑曰然吾知之汝益不可無文以記濤白其事於父母父曰汝先姑所施於吾家者既如所言矣吾最後與相見老病已甚猶殷殷然以吾家事爲欣戚也吾思念之不能忘汝姑之志猶吾志也母曰吾始歸時汝先姑輒爲言治家之道歷久而所言彌切吾甚感焉汝其以姑所命汝者抒吾懷於是索事狀於王氏冠唐已前卒其弟冠陶爲述其略曰叔父亡叔母事吾王父王母甚謹王父嘉叔母之苦節誠孝科爾沁忠親王督師過河間爲言於王王特疏以聞旌表如例王父卒叔母益日夜侍王母不去側王母之吾父河南山西官所必以叔母從蓋亦不欲叔母之須臾不在左右也叔母性慈仁旣子吾兄冠陶及諸姊皆樂依叔母以育以訓吾母

亦一聽叔母所爲不問諸姊已嫁有疾必往視死則爲之斂乃歸  
邵氏姑家貧搆諸子居吾家叔母兒畜諸子自孩提所需以及昏  
嫁所宜備悉爲營置諸子遂皆母吾叔母而無求於其母雖其母  
且忘諸子之爲己子焉其治家儉能中節勤而有條理族姻或取  
以爲法孫兆奎兆蘭孫女適饒陽副榜貢生陸軍部七品小京官  
常增璋曾孫某某濤既得事狀並取所受於吾姑及吾父母者謹  
綴輯成文請命於姑將求書於能者召工刻石以歸兆奎兆蘭俾  
建於墓

### 饒陽常君墓表

君諱熙敬字冠卿姓常氏饒陽人曾祖諱鳳儀候選州同妣氏某  
祖諱翊宸副貢生妣氏某父諱如松贈奉政大夫妣氏某贈宜人  
君少好學工制舉之文癸酉科選拔貢生入貲爲國子監助教國

前路叙述句  
振拔有鳴咽  
之數後附語  
字序自出行  
和義法既密  
慨歎神情亦  
与前幅相称



子監并於學部改書記官而助教秩滿以主事用年六十三以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明年宣統元年閏月十七日反葬於所居東北八里祖塋之次君家故饒富後漸衰所遺產不足贍其家贈君沒乃弃其所官之國子監助教而訪族姻於浙於湘於蜀三年無所遇乃歸而產耗且盡獨高門大屋存耳君痛刮除舊習與兩弟異爨而獨奉母以居母卒傾所有以治喪益困他所營度無以自給乃復如京師就其官君始以不時在京故助教闕人輒度君而以次進補如是者數矣前後歷二十八年至是乃得之君時已老僚友皆後進無不以前輩成德相推祭酒亦重其爲人充南學管學官再管監照房隨祭酒辦順天鄉試於河南所入稍豐而衣食裁足外悉以償夙負既改書記官貧乏如初矣雖例得遷調而衰病不任職遂困頓以終君性孝友歸自蜀不復

離母遠出母病痿痺率妻女晝夜不去左右者數年如一日兩弟  
告置輒分所得以給苦樂必與之均所施於鄉官民悅服民憤胥  
役之侵擾將毆之君恐變生言之官痛懲胥役而議設保甲局縣  
有徵發逮捕必謀之局所官善其策民賴以安嘗主獻縣鹽商今  
吉林提法使吳公壽時爲縣於獻傾心待之言無不聽雖他公事  
必諏訪焉而吳公弟今廣東惠潮嘉道煦過獻亦嚮慕君納交而  
去由是聲聞遠播君去後商人猶假君名以應事變法之初君已  
至京縣有與革而疑不能決者輒思君不置蓋君之才德爲人所  
仰賴如此惜所居官無以自表見而迫於生事奔走四方又不克  
久家居而竟厥施於鄉里也娶某氏無子早卒贈恭人繼娶張氏  
封恭人子堉蕙癸卯科優貢生卽以是科舉於鄉肄業京師大學  
吏部以知縣揀發廣東而大學留以卒業今充陸軍中學教員女

三人余次子葆真娶其長女次女適河間王兆蘭其季歸余弟三子葆良孫錫光孫女三人皆幼墳蕙請爲表墓之文乃爲敘而歸之余少時讀書常氏常氏已衰矣而子弟猶競尙華靡日以酒食相徵召君獨閉門治舉子業而君之族叔父如樾藹庭則好古書揆訪甚勤余時與諸少年嬉遊內實親此兩人其後藹庭購書益多遂履饋其中不與人接其所造於古者亦日深今藹庭死且六年無主後書之存亡不可知而墳蕙則已能自成立將再興其家余幸君之有後乃更不能不爲藹庭悲矣始藹庭以身後之文見屬余未卽爲而君於諸常中所最親善者惟藹庭故綴此以明不忍死友之義儻亦君所樂聞者乎

古餘癡閣詩序。

南皮張宗瑛以所爲叔父暨叔母墓夫人事略見示并出夫人古

餘鄉閩詩屬爲序余旣卒讀敬夫人之節而大其志與才乃爲之言曰古者先王之教男政位乎外女政位乎內旣取事之在門內者責之女子而閑制之使不得與聞外事以爲禮故論女子之質性而別其才不才必以施於內者爲斷雖有聰敏好學能以論著辭采自見亦惟述職守抒情愫而已他不及焉其可與言國家事者自春秋傳所記歷代史家所載不過數人豈其知之不逮哉東於禮習於教以爲門以外非我所敢知而莫之綴意也夫人所爲詩多詠古之作其於古事乃能指摘是非而權以己見確乎有當於事理若可據以施行者心志所蘊結求通於書籍中而自濬發之耳旣以禮所未嘗強者全其節而濬發心志又不待教而能專壹之性情高遠之識量有非古所稱賢且才之女子所能及者詩以人重固足傳矣况其詩所陳列有足以激發人之志氣者哉士

君子遭不虞之變據兩可之境藉口於禮所不禁而自便事非我責而愀然置之者觀夫人之事略與所爲詩可以愧矣

南皮張君傳

君諱元翰字達生號良甫南皮張氏曾祖恪舉人館陶縣知縣妣氏高祖曾魯廩貢生候選訓導妣氏戈氏馮父嗣陶舉人萬全縣教諭妣氏劉君性孝友喜讀書家貧教諭君假館於外而王母病痿痺君侍奉甚謹歷三年不變於初王母卒乃一志於學與弟元來以文行相切劘兄弟閒自爲知己以舉人官獲鹿縣教諭未幾改知縣而教諭君卒服除乃奉母待缺河南署滎池縣事縣境比歲荒旱又有風雹之災君至則以狀聞請蠲租不許再請令發常平倉振之而收租如故君既不獲請於上則除官所資民力之米豆四千斛芟蕘百二十石以及絮醪酒肉麩醬鹽鼓茶紙十餘

事以損己而寬民天子在西安轉輸不絕於途皆仰給所過縣澠池故事用民車有大運小運小運者以官馬九十匹畜之民有事則以官錢僦之用馬在九十匹以上爲大運其費則取之民而小運僦馬之費錢以五百爲緡者僅日出八十緡得車八兩馬二十四匹耳不足用則益以私財多或至數百緡官苦其累輒以小運爲大運君曰此巧取民財也獨仍故事無改天子東還供張辦而已法外舊求皆拒不應故中牟靈寶孟津偃師新安宜陽諸縣皆以征調苛擾聚眾爲變而澠池獨晏然無事君奉法不撓屈疾之者多又數拂上官意而河南守某以屢有求於君不獲怨之尤深縣大猾崔鴻升橫行無忌其黨羽多爲之耳目把官吏長短官不敢誰何君捕治盡得其不法事以死論守所信之巡檢某嘗爲君所斥乃取賂於鴻升而構其事於守守過縣使鴻升妹詣守自言

守責君故人死罪君抗辨縣人恐鴻升不死而君且得罪也聚  
千餘人守行館門言鴻升當死狀守懼不敢詰乃已而守意終不  
快乃摭他事誣君大吏使人驗問因以代君代者承守意欲窮竟  
其事終不得毛髮私縣人又爭具狀保君無他乃使權寧陵君以  
捕盜著聲寧陵賊渠華三聞君且至自縊死君又連得巨姦盜風  
頓息縣有歲報秋災緩征之例而所征則官私有之歲得千餘金  
沿用且百年矣君曰此巧侵國帑也遂除其例拒法國教士安西  
滿楊熙疑無禮之請而杖其徒張錫庚呂明禮自是吾民之入彼  
教者不敢藉外執以陵暴鄉里君爲治苟利於民雖破成法忤當  
道不卹也而不多教條廣施設以收虛譽嘗獨行村落聞周歷博  
咨故民隱無不知而所患苦皆立聞尤勤敏於聽斷自朝至夜分  
不倦案無留牘獄無冤民及卸寧陵縣事奉母居汴旋有事於歸

德未歸而母卒先是教諭君卒於官君在京未視含斂及母卒又不在側大慟日夜悲哭遂得疾越百餘日死母柩旁時光緒三十年某月日也年五十有二君既兄弟相友愛弟病禱於祖考請損己年以益弟不效泣曰吾誠未至也弟才尤高所論著甚多早卒書未具君引爲深痛君好爲詩歌而不自愛惜其藁皆散佚轉饑甘肅有輶車日記若干卷藏於家配湯宜人能勤苦以教子子宗瑛附生宗薦候補縣丞以後君弟宗芳游學日本宗遵宗蘭宗萇皆肄業旅汴中學孫去病方進論曰君卒後鄉人官河南者及澠池寧陵兩縣士民皆狀君行義上之大府大府請以孝行旌詔可宣其事於國史館列入孝友傳而滎城孫先生葆田表君墓東阿周君雲爲墓志亦皆稱其孝特詳宗瑛能古文觀其所爲先考行狀君固從政才而朝廷所褒獎士友所傳述乃獨暴其名於倫紀



之閒豈非先王之德教漸漬於人者深經數千年而猶能守而不改乎此中國風尚之尤爲可貴者也然君之政蹟亦有非今所稱循良之吏所能及者余故采輯其事爲傳爲世之從政者告焉

賈星垣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拱宸字星垣姓賈氏鹽山人曾祖永祿妣氏馬祖魁元以孝義稱妣氏趙父萬齡貤贈奉政大夫妣氏岳貤贈太宜人先生聰穎嗜學遇事勇決有謀略家貧十餘歲時卽躬執煩勞一身百役而以餘力治書所爲詩文能驚其長老旣入學官爲弟子學使至輒拔冠其曹而試於鄉則終不得志且老乃例貢成均於學無所不窺而挈索甚苦所讀書輒以細字雜識諸說及所心得於行閒滿則別紙書之斷箋碎簡重累卷册中善講解聞其說者如幽得燭爭欲執經門下以其學教授鄉邑者餘五十年所成就甚眾

同治七年捻逆擾畿輔邑人多就問捍禦避之計其願避者告所宜往而爲籌車馬糗糧之費某村完砦以守先生令撤民屋之竝砦者主者執不可先生曰砦垣卑留之是梯賊以入也遂盡撤其屋賊至不得入猶乘屋址擲瓦礫砦中賊去令避居砦中者計戶出口盡復其所撤屋人皆感服有兵數百突據某村鄰村以爲賊也合大眾圍之將竝殲村民先生知爲兵獨馳入索弁目所持官牒出諭眾眾不聽乃決圍出兵大禍以弭先生自爲諸生時名已噪白邑人劉南芷先生號稱博學爲時大師邑子無當其意者獨奇先生引爲文字交而孫蓮塘侍郎嘗語人曰以賈君之才而無所資以進吾輩之過也濤在京時鹽山官京朝者十餘人皆稱先生爲耆儒碩學而自以爲不及其爲邑中前後輩所推重如此而諸公皆早達先生獨以諸生老豈非所謂命邪然先生不出

里閭無師友之助而能以所自得於古者啟迪後進以成其才未嘗援結官力假尺寸之柄而能以一身當艱鉅排解鄉里之難其功德所及較致身通顯有權執可憑藉所推施於世者雖不無廣狹之分而所推施之爲名爲實民之霑被之而如所跂待者何如則有不能遽爲論定者先生卒於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配張氏繼配劉氏子恩紱舉人揀選知縣勇於有爲讀書有特見能發明新理庶幾纂先生之業而益大之今充貴胄學校教員女三人皆適士族孫榮珂榮光皆肄業陸軍學校榮睿榮興孫女二恩紱將以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徵銘于武強賀濤銘曰朝患無人野患無士士不見遺野奪所恃濟世有才足不出里恂恂學徒玳以報李水軼火歎不禮而止體儒蹈俠迭用無已士知所向民保頂趾與諸在位百僚君子以次論功或莫我齒作爲銘

法度并然  
條不紊

一篇五百

章藏墳之址

吏部侍郎張公傳代

公諱仁黼字劭予姓張氏河南固始人好學有濟世之略而以宋儒義理之說爲歸自入翰林平進至卿貳所歷皆能據所蓄以行其志變法令下改刑部爲法部而推其聽斷之權歸之大理院公既掌大理又貳法部部院事所當分合析之使各協於理執參中外之制而揆其宜卽所已行而圖其究竟舉要挈綱慮及纖悉所定規則多出公手而於修改法律尤兢兢以爲法之所在內治外交繫焉偏而失中動多阻格又安得強爲去取斷以己意而急遽行之而不顧乎在兵部吏部滌垢櫛紛寮屬奮職吏胥失其權凡言天下得失必本於所學以求事理之中而不苟爲異同嘗劾崇厚與俄羅斯定界之罪請斬之以謝天下甲午朝鮮之役封事十

餘上俄與日本戰於遼東陳所以應待之策書皆留中而數召對使盡所欲言多見聽從庚子議和後列強所索償於我者費無所出於是有丁口稅之議公面陳其不可其事乃寢公既爲顯皇后及德宗所知以大理院卿特詔與王大臣會議要政於朗潤園所陳說能悚眾聽其論憲政及其推施之序條分理順燦然秩然憲政館博稽精駁曰從事於編纂久而後決者莫能外也公之學切於爲己不標講學之名而嘗以所自律者教人直上書房十五年貴冑循矩矱聽講授如諸生舊時肄業太學者率竄名六堂及南學以取旣稟而無教學之可言公爲司業嚴爲甄錄課以實功學者委心承教宿弊以除視學湖北訓士尤勤屏除故習勉以返躬之學而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爲始學之基諸生有善行或不謹輒譜記之而據以勸懲卽舊有之經心書院而拓其規模廣置書

籍爲延名師或親往講解由是學者靡然景從士風大變其校文亦以所學衡之典試江西四川號稱得士家居時出所藏書九千餘卷與縣令謀建誥經精舍與邑中子弟挈求經史及政法詞章之說窮日夜不倦其後朝廷創立學校郡縣罔知所措而固始獨先舉行者以公倡之於前而邑人智識於學所當務已能通澈而無障塞也其在京師亦樂延接士類凡所薦達皆樸學有用之才公旣以所學自効於時而內行彌篤其孝尤爲士大夫所稱咸豐間粵寇圍縣城公年甫十歲父外出而王母病公左右侍奉如成人圍解出入危險爲求甘旨藥餌人嗟異之官京師自給如寒素不足或益以稱貸而歲時必致親所須及所好之物於家衣服則又必己所審視而夫人手製者父卒後母年益高數請告歸後夢母病遂移疾不出母沒以毀致疾未幾亦卒時宣統元年某月日

也公在家閉居一室左右圖史歌嘯終日蕭然若無意於當世者及直所當爲則勇往無避忌或出所有以益其資新政旣頒且革且興沓至迭起尤竭力殫財爲之人或勸其少息曰吾學固如是

在朝在野一也著有簡菴文集若干卷某在翰林與公以道義相規勸署兵部尙書而公爲侍郎與相諮議備聞公爲學要旨經國遠猷公卒後公子瑋游學英國以書及事狀來乞不朽公於無窮因述所素得於公者爲之傳論曰道咸之際唐確慎公倭文端公會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倡性命之學於京師誠擊篤切各有孤詣爲朝士所宗仰而曾公遂以所學蔚爲風俗用挽世運諸公旣沒數十年間士大夫漸不以學問爲事變法後相與詢攷政治繁徵遠引立見施行其學乃益歸實用然稍驚於功利去向時誠篤之風彌以遠矣公奮發振厲不後時賢而獨以爲己之學持之不敢

議論推陳出  
新氣元醇厚

張皇目前致涉虛誕使得竟其志所成就當更盛美而無瑕類而公遽卒某忝竊高位輒思與羣才馳騁以自表見於維新之世而不知非其任公長往矣誰復指摘我而糾正之者故公之沒余悲之獨深而於公嘗所稱誦懍懍焉不敢一日忘也

孟宜堂先生墓表。

先生姓孟氏諱憲春字端甫宜堂其號也直隸永年人永年爲廣平附郭縣於溥沱漳滏間諸郡邑號稱文明士務進取科甲仕宦接踵比肩各用所能自奮而宿儒耆彥不獲見用於世者亦能以學行爲後進倡先生其最著者也先生喜采儒之說用自修敎里居敎授徒黨樂從而先生之子今學部右丞慶榮漸漬於家敎者尤深自有知識出入作息不離繩尺耳目不雜心無越思遂以有成及乎置身朝列先生猶手書訓警無小大無公私無不言其詞



甚厲嘗一至京師右丞朝夕在側趨奉唯諾如兒時有事請而後行居歲餘不與人相聞人亦罕見其面由是僚友益重右丞而羣推其家法因想見先生之爲人濤嘗與右丞俱出武昌張先生之門又同官京師見其學不鶩華飾在官能勤所職數稱之而右丞必曰吾何知遵父教耳濤嘗以事至廣平其縣人稱述諸顯貴亦不如其稱述先生右丞嘗主定州王合之刺史家病先生往視所攜卷冊甚多終日觀覽不輟視之皆朱子所爲書章乙句絕參以箋記丹黃滿紙刺史語人曰純儒也宜有賢子刺史固博學好文章喜納交賢儁者也而傾服如此嗚呼自古賢人君子獲爵位於朝旣以其官榮其先人而自述祖德及朋好善爲文辭者之銘章更能闡發微隱故其先人雖辟世退處而無不有名德可稱論者以爲子孫之賢足以光顯祖考而未嘗不致疑於所言之非實夫

樸學闇修之士宜大而窒後且驟興理固然矣而敦厚之資性與夫通明淵深之志識亦實足以孕育英俊而培灌而淬厲之繼述之才成於教養衡以實至名歸之說收效於後與及身而能自表見者無殊也今乃因祖考之名以有賢子孫而著遂不審子孫之必有所自而妄意其推美先人者爲世俗頌禱之詞抑豈探本之論哉觀於先生父子閒可曉然於其故矣先生以光緒二十八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於某右丞乞桐城吳君闔生志其墓其世系行義具在志中茲不復詳云

饒陽劉君墓表。

君姓劉氏諱維藩字傑人饒陽人也饒陽諸大姓皆明永樂間遷入劉氏獨爲土著族譜燬於火不可考其世系有兩塋其始葬新塋者諱九講今劉氏皆其子孫也因奉以爲始祖四傳至君之曾

祖服休祖登雲父成文饒陽俗好賈其富者亦多以賈起家而未嘗自襲其世不幸見欺家隨以落君先世務農已而經商家稱少有矣至君乃益擴而大之君天性於商爲近取與不苟從眾而利輒倍蓰其論諸商所厝注以爲宜然後無不然由是人皆歎服領其財爲之經紀者雖遠出皆受約束不敢違同治建元君曰新天子卽位太后聽政祝嘏大婚之禮將相繼舉行居所須貨以待致富之道也乃輦金如京師居地安門內招集良工製佩袋及假以緣飾之物擿素裂紈璧銜珠寘窮極技巧人得其貨輒相誇示京師業此者無其比遂通宦寺交中貴以供內用慶典旣頒自掖庭服御以至離宮別館凡器物待以華潤者無不於君所求之而宮廷錫予宗藩戚里所獻納亦皆取給焉不數年而其利百倍管其業者雖所執微末亦歲得千金而君家遂大富光緒初饒陽富人

有襲君所爲者一躡故迹而朝廷已懲前此之浮靡崇尚節儉所儲不售竟損其資以去所業同所居之地同而功效相反者君所爲先乎時而襲之者後也太史公論貨殖之要以爲既饒爭時蓋時之所趨如風動物控乎物物或我違乘乎風而物乃隨我轉移而莫能遁陶朱公與時逐白圭樂觀時變而趨之若猛獸鷺鳥之發故言富稱陶朱公而言治生祖白圭近世以商爲學取環海萬國水土所殖都會所聚與夫民情謠俗以及其國之政俗糅合而參校之探其始以究其終推其執以窮其變大莫能外細入無倫其學蓋浩博無涯涘而要其歸亦不越乎投時所好應時所需而已君生長閩巷未嘗讀書習世務而觀其所爲深於學者或無以遠過其才識蓋有獨得於天者惜不生於今之時也君卒於同治六年某月日春秋八十葬於祖塋之次配何氏後君若干年卒子鴻圖

文境法遠清迥如  
孤鶴翔雲際先  
生晚年所造最  
高之境也惟前表  
行論律學語稍  
多古後文并云  
丙合九志節去  
史佳

壯圖後其兄維植孫元勳元善元興邑中富室於所立業既自弛  
其負擔而習於華靡咸同以來稍衰歇矣君家於諸富室為後起  
而能勤所事以儉自持設立規條可永法守故所根柢獨深固而  
不可搖邑人至今慕效之夫商賈之業邑人所素好也而慕君所  
為又克刮剝舊習一旦振而發之其能角逐於工商之世無疑也  
吾嘗惜君不生今世庸詎知其身已沒而為所衣被者乃更將收  
效於數十年後哉壯圖子元輝請為表墓之文乃書此以戒其子  
孫勉其邑人而觀異日之效以徵吾言

王普齋先生墓表。

先生諱敬照字普齋一字麗中山陰王氏徙居會稽曾祖鐸以孫  
植為安徽巡撫封光祿大夫祖江諸生汶上知縣父棟精形法學  
有述作先生以子官封資政大夫上及兩世皆贈如先生封先生

性好學於書無所不參究而矚於文詞以律學佐吏治於燕趙閒者三十餘年自在官者不習律例聽斷必求助於人而應其求者又皆不治他學不能辨析律文而深探其意故獄成而輸其詞不備苟非有大疑難固不得不據爲信讞而條詰而概卻之吏治所以日壞也先生旣通敏於學奏當上輒見賞於當路所佐職辦而先生亦以此得名先生性剛直有幹略不可以市道交而爲知己竭知力無隱由是忌之者衆而慕其名而欲使爲己用者亦多司道以下交致書幣每以能得先生爲幸而正定守蕭公世本故以翰林居曾文正公幕下號爲達治體能文章者也知先生尤深事無大小諛度以行與爭是非輒黜己見他出則凡所有事一屬之而聽其所爲先生感其意由縣而州而府隨以遷徙無間始終捻逆之亂大順廣道王公榕吉以防運河事馳書招先生先生夜治

文書畫出巡視理紛鎮猝兵民偕盡其力能事平當以勞得官先生棄去不願總督李公秉衡巡撫任公道鎔及崧駿公漕督松椿公先生嘗主焉皆重先生及擁疆圻再招不往遂終從蕭公游以至蕭公之沒先生寄居保定其治家有條法爲遠近所稱配郭夫人生子恩紱繼配沈夫人生子縉績兩夫人皆能體先生志以理家而教子蕭公旣沒先生遂不復出家居課子屏絕交游時桐城吳先生都講蓮池書院先生獨敬禮之惟恐不及使恩紱受業於門吳先生重先生之爲人數聞其家法而喜其諸子之多才也以弟女妻恩紱以兄女妻縉其後恩紱以舉人官河南知縣署太康洛陽縣事有能名縉充直隸巡警總局檢事長及陸軍軍事警察由州同擢至直隸州知州績以軍學授副軍校留陸軍部軍制司行走皆蜚聲北洋初蕭公謂先生曰子之才德鬱而不張三子皆

英物必能榮子身以顯子之名至是而其言果驗郭夫人生女一適孫霖若孫豫立嵩立孫女四人先生就養河南年七十四以宣統元年某月日卒於洛陽官廨喪北還浮厝保定八里莊新塋將以某年月日與郭夫人合葬恩紱乞爲表墓之文先生嘗言吾性不諧俗好我者少而蕭公吳公獨引而近之既爲二公所知則我之志操已著雖舉世笑侮何傷彼得時榮名而有道之君子或反賓而弗與吾所恥也其言如此子旣表先生志操并述其言士之孤行己意所如輒阻終其身無所合而能邀有識之激賞者可以自壯矣

王氏妹七十壽序

代

吾季妹撫有深澤王小泉主政之室五十有餘載宣統三年年七十兒加豐體加健孫曾濟濟家益盛昌子孝箴將以某月日稱慶



於家其伯兄年八十七矣爲之祝曰吾妹之功在王氏既久而彌著而王氏之世德累仁委祉於後者亦遂躬迓而享有之此王氏所宜驪欣而頌禱者也余弗暇及余兄弟及同祖兄弟凡五人余爲長姊妹及同祖姊妹凡五人妹爲季今獨余與妹存耳諸弟皆強敏能進取而未獲竟所施余少多病性儒緩不思自見於世而獨假以年桐城吳先生嘗以文壽我我心無事之言以爲致壽之由理或然與主政君講性理之學不樂仕宦而施政於家以婦職責吾妹甚備吾妹拮据以圖罔閒晝夜主政君沒益加勤焉以視余之遺外物累志專養生者則有閒矣然妹性故坦夷順施無忤已過不留事雖多猶之無事也既老乃更委家於諸婦不問而日以薄故小物自嬉其指趣蓋與余同故余以所自得祝吾妹而欲吾妹亦以所自得參之吾言而自祝焉孝箴言嘗奉母乘火車

至保定遂游京師天津盡驩而歸既歸而母志益鬯遂余方息偃  
閭巷不問外事而以能自娛樂爲得計聞妹所爲乃爽然自失異  
時將擇日束裝偕吾妹挈兩家子弟入通都大邑觀新政俗以振  
我已衰之氣而益永吾年此又推吾養生之說更進其術而思與  
吾妹交相勉而互爲祝也余所欲言止此妹倘以斯言爲然則請  
引壺觴酌我我久不飲且爲妹醉

王母賀太恭人七十壽序

代

深澤王氏邑之望族其治家條法與吾家風旨略同道光以來世  
通姻好王氏女歸賀氏者一人賀氏女歸王氏者五人兩姓相懽  
無閒也而吾姑之在小泉先生之室其賢聲尤溢于內外家宣統  
三年姑年七十矣外弟孝箴勤生將以十月十日觴客於家以慶  
吾伯父旣爲文壽之吾同高曾之昆弟及昆弟之子亦莫不因敬

慕之誠私達其懼怵之意而以其詞屬某某王氏甥也知其家事  
爲詳謹卽所見聞綴輯之以侑觴小泉先生性行巖峻以禮法繩  
其家人吾姑承順其意不少違巨細躬親家無廢事而於事親尤  
兢兢姑旣早世舅久病意有所忤累日夜不怡而於家人則二十  
餘年無責望之語嘗曰幸有賢婦得少釋愁苦吾家之往王氏者  
見其所爲歸輒舉以戒其婦女諸父諸母聞之咸歎曰自其未歸  
時固知其能如此也小泉先生窮經嗜古不治他業諸子循守之  
無越思蓋近今所謂學術固先生所不及料也先生沒十餘年世  
運驟遷學術因以轉移吾姑命勤生促諸孫出就外學久之皆能  
專所習以取時譽羣從子弟踵而相從而王氏之風旨遂改其舊  
先生通儒也使目睹今之世變必不復堅守初志以戾乎時勤生  
可謂善繼述矣然非承母教亦無以啟其機焉由前所稱家庭庸

行賢女子多能之此人所共知而交頌者也由後所稱則識時務之俊傑之所爲非女子所能參與而世俗論女職者又孰能識其深遠而推大之哉今王氏子弟壹力向學行且有成而吾姑體氣康強有逾少壯故卽祝嘏之日特具其說以示眾賓使知王氏必當益興而吾姑之受祉延釐乃有其功而食其報也某游宦山左不克侍宴左右吾家奔走其閒者旣獲躬贊盛禮宜更思其致此之由而則而倣之無使賀氏有愧於王氏則吾姑之教所施被者彌廣而其期望吾家之意不益可大慰乎

賀濤傳

畿輔文學傳稿

賀濤字松坡武強人父錫璜字燕生號古漁同治三年舉人以候選知縣官故城訓導孝友敦謹有學行歲饑出粟賑鄉里創醵金法倡修歷亭書院喜表章鄉邦文獻在武強訪劉謙遺著在故城建明代馬中錫祠印行賈氏叢書及明儒學案爲振起人才之首務旣解組歸故城人愛留之錫璜亦不忍舍去遂移家於故城之鄭鎮年八十九卒濤少承家學與弟沅以文字相砥礪同治九年同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縣教諭光緒十二年又同成進士以學使案郡至大名不及殿試而歸桐城吳汝綸知冀州邀之主講信都書院因調署冀州學正十五年殿試以主事分刑部仍兼冀州講席凡十有八年旣以目疾歸漫游京師保定中丞陳啟泰太保徐世昌爭延主其家大總統袁公督直隸時創

文學館於保定屬意於濤曰濤不至則館可廢也再三強之始應  
未幾濤以疾去而館卒廢如其言初汝綸倡爲桐城古文之學其  
牧涿州時見濤所爲反離騷大奇之遂盡授以所學及武昌張裕  
釗北來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汝綸復使往受學於裕釗裕釗歎  
曰北游得松坡不負此行矣濤之爲學以文章爲諸學之機緘讀  
古人書必擊求其文字旣從吳張兩家學益搏精於古人之文自  
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心維而口誦之  
通微合漠盡得古人著書之意於姚氏曾氏義理者據詞章三者  
不可偏廢之說尤必以詞章爲貫徹始終而兢兢於歸方姚吳數  
大家之評識日與學者討論義法不厭不倦又大聚古人之書有  
所編輯以爲文章大觀而補姚氏類纂曾氏雜鈔所未備嘗答友  
人論文書云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

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爲事子之言誠當矣  
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問文之能事猶有未  
盡乎此者齟齬蹙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瘦於項固不良於用不  
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  
者舉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爲人者皆然也然而閔隘伉奘魁  
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泄於面顏  
不能自閉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爲也執子之說  
以爲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古  
之論文者以氣爲主桐城姚氏創爲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爲  
文以聲調爲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  
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  
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窾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

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犁  
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掇而得也  
冶金以爲鐘斲桐以爲琴截竹以爲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  
蓋可學而能矣至於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夔  
曠之外蓋無幾人以其神解妙會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迹以求  
之也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  
奏其徐有得也舍而咀之毋操毋忘薰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  
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  
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摹而  
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子且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  
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三代之後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  
者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而已賈生之洞澈今古量錯之綜覈事



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學蓋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後世所敢望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與數子竝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於微者而顧可易視之乎子嘗有志於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子之學行子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所志降心而學文則請無易視茲事而忽鄙人之所言濤既精於爲文以謂國之積衰由於人才之消歇欲起而振之必有賴於文學而又深喜西儒學說欲以彼國之法匡我之所不逮乃作國勢篇推世界進化之理以啟吾國改革之基及新學大興舉國若狂詆毀中國文字必欲盡滅絕之而後快時汝綸之子闔生方游學曰本乃爲書以勸之曰去秋讀惠書承知游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甚盛後又得所爲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爲得力於古者愈深新

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爲慶幸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爲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智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何也朝廷旣倡道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執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采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間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聞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遙承迭嬗流衍於數千年之間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見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臘丁今

則學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及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爲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翫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遞推旁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蘊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爲之所豈不大可悲乎吾師逆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啟迪後進旣知變矣則又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賢閔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急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向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不爲胥吏幕賓俗儒所爲不可得也閱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爲已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奧窔乃得而窺尋旣

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竝營而  
兩失能者相得而益章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  
故習者比也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尙友百世采風異域  
兼收博儲使出一治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  
今日觀之已爲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  
之說進者屢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爲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爲然猶  
不敢自外故私撰其說以進質耳非謂足下之事業尙待他人之  
敦勉也濤論時事憂喜其大者遠者不隨俗爲轉移其訓世必以  
博通世務爲有用之才深以取近名謀小利爲大戒一方一時之  
事不爲喜戚也自幼至老卷冊不去手舟車旅館之中人事叢雜  
之際不使一溷所學旣病目失明講學不少輟日令學者誦說中  
外羣籍爲之解說未嘗厭倦所評隲古書及所爲文章亦得目疾

後所爲爲多濤雖以詞章爲學然於羣經尤觀其通每誦前人於學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之說於易書則手錄諸家說積成巨帙儀禮周官講之尤精宮室車服之圖登降拜跪之節與後生解說一若身與其事而周旋之者以爲儀禮非聖人不能行亦非聖人不能言故編次古今大文而首儀禮實以古聖自著之書傳之近世無僞訛者僅此又謂左氏非解春秋之書太史公固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同稱取經文而釋其例蓋漢劉歆所爲後人誤入之傳耳不得與公羊穀梁比爲說甚具又爲天算輿地之學於天象凡割圜曲綫諸新理新術皆錄其要而會通之行星軌道遠遠觀象以求其密合輒因圖而悟其理輿地爲讀史關鍵乃探原禹貢水經下采歷代地志於顧氏祖禹諸人所言形勝李氏兆洛諸人所爲考證近世江防海防中外疆界險要尤深致意自州縣山川

方域以至大地渾圓皆爲之圖精書工繪織細如毛髮別以五色  
依其犬牙鉤縮裁翦之使行省自爲圖可分合與學者說太史氏  
班氏之書輒取所圖上溯周漢以謂沿革明而文章乃可讀也嘗  
曰吾無過人之才惟不敢爲無益之學擾其神明而費時日爲人  
爲學尤宜善養其氣象使淵然邈然爲不可測宋程氏每求古人  
之氣象可謂善學矣濤有至性事父母能承順其意於無形尤以  
敦勵學行不辱其身而成名於後世爲敬親之大者兄弟怡怡家  
庭無間言講學四方在冀州爲最久冀人傳其學者亦獨多論者  
謂濤挈精典籍若蠲生命沈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  
汜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其規撫藩域一仿姚曾張吳諸家  
而矜練生泐意境自成獨樹一宗不蹈襲前輩蹊徑而亦不爲前  
輩所掩蓋繼吳汝綸後卓然爲一大家非餘人所能及也民國元

年五月一日卒年六十有四

賀先生墓表

天津徐世昌撰

昔孔子嘗稱天之不喪斯文不言道而言文文之重於聖人久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所謂言亦文也孔孟之道於何見之見之於其文爾太史公曰孔子既歿五百余年小子何敢讓焉亦自負其文也魏晉以降詞氣漸無復三代之遺意故其治亦卑陋無可言文之繫於世運如此退之倜起約六經之旨而爲文於以起八代之衰而朱子以先文後道少之於是文與道乃析而爲二姚姬傳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不可偏廢持論最平然姬傳固文章家也曾文正公私淑姚氏而道德事功彪炳一代議者莫敢非之曾公論道與文之輕重亦若未敢斷言者要其意所自得則以文事爲歸夫道所以濟萬世文之不足與抗明矣然而聖賢精微之蘊實寄之乎其文文之不知道於何有是故體



道之淺深壹視其所得於文者以爲斷而文字以外固無道之可言由是言之文固未可輕而抑文而尊道者未必其果有得也桐城吳摯甫先生之設教也舉經世軌物之畧悉推本於文章其說曰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未有離文而可以言道離道而可以言治者千古以來之學術一以文章之義裁之醇駁高下釐然不紊舉而措之粲如也可謂極斯文之大觀也已繼吳先生而起壹守師說不少變而表章闡揚之不遺餘力者則武強賀先生也先生諱濤字松坡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武強之段家莊移居北代世以文學有聲於時曾祖雲舉進士江寧督糧同知祖式周四川瀘州州判父錫璜舉人故城訓導有惠政故城人愛之不忍去因移家故城之鄭家口居焉先生幼嗜學羣兒嬉戲獨默坐冥思若有所寤年十六應學使試冠其曹與弟沅並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

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又並成進士以學使按郡至大名不及殿  
試而歸而弟沅以翰林散館改福建知縣吳先生爲深州得先生  
文奇之召至門下授以所學又通之武昌張先生張先生得之狂  
喜復書曰此瑰寶也北游得此吾道爲不孤矣及吳先生爲冀州  
以先生主講信都書院因格於官例不得往請之大府自大名調  
署冀州學正大名學者遮留不可得卒赴冀州己丑殿試授刑部  
主事且之官冀人留之百端不聽去仍兼講席其後得目疾失明  
屢辭終不聽去凡主冀州講席十有八年吳先生主蓮池書院且  
辭去會今大總統袁公來督直隸留之甚切吳先生舉先生自代  
曰有賀君在斯文一脈之傳可以不絕某去猶不去也旣而袁公  
因蓮池舊址泐文學館於保定延先生主之先生以爲文章者諸  
學之機緘自周孔以降若左邱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未

嘗一日不致其思而誦於口通微合莫深得前人著書之意若躬處其間而與之相唯諾也其詔學者必以文字爲入德之門亦以此要其歸不惟發明其理而已安章宅句之法必深摯而詳說之以爲義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見得其精神而道術乃可深造也新學旣興舉國囂然少年銳進之士詆毀舊學專欲摧滅之而後快而一二老師宿儒方汲汲以存古爲務先生博覽譯書麇飮西儒之學說深以時論過激爲慮又以爲古學非可以空言保也嘗著論力矯時弊而以文章爲學問之原兢兢自守不變袁公之勅文學館也以爲國粹之端在是而其事當一屬之先生手書告僚屬毋設科目一聽先生所爲且曰若賀君不至則此館毋虛設先生感其意強起應之館成所致皆一時知名士趙衡張宗瑛武錫珏輩相繼至潛心所業不顧流俗誹議學以大進未幾宗瑛嘔

血死趙衡以病錫珏以他事先後去先生以俗論難變人才蕭條亦慨然倦遊矣余在京師嘗延先生而館之畿輔學者請於大府備禮以聘先生先生不出民國紀元五月卒於家年六十四以其月葬於故城尹里之阡夫人蘇氏封恭人子葆初先卒葆真葆良先生自幼至老卷冊不去手舟車行旅未嘗少廢既失明日令學者誦說中外羣籍而爲之講貫譯書新出無不究覽所評隲古書及所爲文亦於失明後爲多有文集四卷尺牘若干卷行世其學雖以文爲主然綜貫中外政學而得其通嘗曰學無古今無中外唯其是爾其言政亦然所著文考論時政之源流得失務引西國新學新理以濬發吾民之智識憂深思遠讀其書知其謨議闕通迥非拘墟泥古者之爲也而從先生遊者亦多開敏英雋能以材略自見於當世嗟乎古者以爲經緯天地謂之文自體國謀治以

下逮於民彝物則之繁何一不賴於文者而流俗不察輒以文學爲詬病於是相率蕩然羣安於不學而自恣天下之紀綱法度遂一壞而無復留餘謂非變端之大可痛者乎昌明先生之學以詔來者不惟吾道之爲亦所以矯世也

賀先生行狀

曾祖諱雲舉嘉慶己卯進士官至江寧督糧同知贈中憲大夫  
妣氏李贈恭人

祖諱式周道光壬辰庚子副貢選瀘州州判以親老不赴任贈  
朝議大夫妣氏常氏楊贈恭人

父名錫璜同治甲子舉人以故城訓導致仕封中憲大夫妣繼  
妣皆氏陳贈封皆恭人

先生諱濤字松坡姓賀氏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樂間遷直隸之  
武強居段家莊爲武強人三世祖諱成家隆慶間移居北代至先  
生之父以訓導久官故城不去復移居鄭家口先生生於北代卒  
於鄭家口中歲教學宦遊四方歸鄭家口甫餘二年卒卽葬焉故  
今爲故城人賀氏望族其藏書名甲畿南高曾以來仍世有文至

先生益厲時獨出萃然躋宋明作者而上凌駕漢唐直與古之遭  
文接警欬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縣院試皆第一同治庚午舉於  
鄉先生有弟曰芷村先生諱沅與先生同榜鄉舉及光緒丙戌會  
試又兄弟同榜成進士學者傳以爲榮先是先生以考取國子監  
學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未及殿試學使按試至大名先歸芷村  
先生選翰林院庶吉士而先生以次科補試用主事分刑部先生  
幼卽穎異在塾不喜與羣兒弄嘗獨坐默有所思體素羸氣不能  
載其聲至廢誦讀而所悟入皆古人爲學次第及所由徑涂其於  
文事蓋有天授嘗爲反離騷桐城吳先生爲深州一見奇之登諸  
門牆授以歷代所傳斯文之緒及武昌張先生北來都講保定蓮  
池書院復引而通之張先生張先生得之喜爲至寶也時吳先生  
方爲冀州言之上官移先生官自大名教諭調署冀州學正都講

信都書院先生乃益以研稽文藝爲事進則證所得於兩先生遠者書問近者面質退則與諸生講說反復辨駁孜孜不已雜以笑謔大暢厥旨至張先生南歸吳先生接都蓮池每有所作猶書寄先生與爲是正嘗一日燕集於蓮池吳先生誚讓先生於吾文少所違反乃不若范肯堂范肯堂者通州人諱當世嘗客吳先生所張先生門下第一能文之弟子也先生從容徐答之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衡嘗序吳先生所著深州風土記吳先生與先生書有所商定先生答書曰某未見先生之書先見湘帆所爲敘湘帆爲敘時亦未見先生之書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吾二人之知先生視三子爲如何先生語言妙天下如此然雅趣不爲滑稽濫說聞者解頤而事理的破昭晰無疑尤妙於說書善爲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間以譬况俾古人之聲音笑



貌凌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親與古人晤對唯諾一室之中烏乎此吾國歷代相傳斯文之緒縣縣繩繩以至於今而非他國所能有者也自東西海國文字風靡一世吾國文不絕如綫而張吳兩先生先後卽世斯文之傳唯先生獨任其重三十年前先生卽嘗舉新學以詔學子矣又愛西儒學說說理宏深病吾譯者蹇於辭不能達其誼思整齊要刪成一家言其時學者蔽所不見不知先生所著者云何羣以其說爲怪及今新說大行則又迂謬先生卽從先生久故如衡者亦以先生兢兢保守其文爲不達夫文非先生之文乃五千年以來歷代相傳縣縣繩繩以至於今者也律以優劣勝敗之例吾國文當推行於各國今各國之習學者爲不少矣而我乃自棄置之甚者且欲滅絕之別制省筆字以代之姑無論省筆字之不可通行而吾國五千

年相傳舊有之文字先自滅絕亡國之故事必其國之語言先亡  
文字者語言之尤精者也文字亡其國尙能存乎此有識者所同  
知而先生生平所深曠私計思欲得所藉手而挽救之者也先生  
都講吾冀凡十有八年以官辭不得去以目疾辭不得去旣去吾  
冀乃漫游京師保定迭主長沙陳伯平中丞天津徐鞠仁太保今  
大總統項城袁公督直隸時於保定立文學館延先生主其事先  
是已有存古學堂之議鄉曲老儒額手稱慶在勢諸君子亦以爲  
非是則中學將亡先生獨以謂中學以文章爲主學文與他學不  
同或窮年佔畢不見其進而一旦驟長或執卷研索不得其解而  
觸物旁通若拘於學堂定例限之歲月而責以員程則所謂古者  
名存而實先亡矣至是袁公手書屬先生盡除去學堂科目一任  
先生之所爲又致書毛寶君方伯代通殷勤且曰若賀君不至則

此館無庸虛設先生乃起而任事高縣其格厚與之餽人無定額業有專攻凡所招致皆一時知名之士南皮張宗瑛獻羣深州武錫珪合之首至衡以不才亦廁其間且言冀縣陳嘉謨獻廷深縣侯際辰亞武而甯強齊文煥蔚卿武邑吳之沆迂農王汝楫仲航絡繹具來有槩如桐琴齋者時方肄業保定高等學校既卒業試第一亦棄其所學來學先生則大喜曰吾道爲不孤矣日取所謂五千年相傳不失吾國高於各國之文爲諸生說之不異前在冀時其後來學者益多嫉者乃妒媚忌克百計傾之未幾袁公去直隸而先生亦辭館歸自是倦游不復出矣先生於學無所不究悉以文馭之故所得獨精雖專門其學者不能逮嘗爲天文之學馭以繞日新說而月行星軌道之膠葛悉除又刺得割圍曲線之要向所謂視蒙氣差測之悉準嘗爲輿地之學馭以今行省州縣依

所畫疆界犬牙鉤錯剪裁之分爲無數小圖而合之爲一其界畫  
織細僅如牛毛比每與學者說古人之文輒取所爲圖布列几上  
視數千百年以前戰爭割裂之壤地杈枒鉤棘瞭如掌文蓋文爲  
諸學之機緘不能文而泛言攷證皆糟魄也不能文而侈談事功  
皆瓦礫也不能文而高語性命皆朽腐也顧諸學以文爲機緘而  
爲文要自有道自孔子次春秋以制誼法法卽易之所謂言有敘  
誼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古人之渾言其理而於命意遣辭何以  
爲有物安章宅句何以爲有敘固未之詳也先生嘗自言其於文  
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評點評點之學創自明歸熙甫氏至方望  
溪劉海峰姚姬傳氏下逮張吳兩先生承用其說爲之益多用以  
發古人不傳之祕而爲後之學文者別肩一涂轍轡若新學之有  
儀器標本於無可指示之所能爲之圖形指示俾學者一目了然

用至便法至善也衡侍杖履從先生曰有事於評點丹墨斑駁圖  
銳揉雜無識者方目笑之不知古人所謂盛事大業其精神悉寄  
於是也先生嘗曰吾生平無過人之才唯不敢學於無用或思越  
所學擾精神而廢時日蓋先生之學唯專乃精吳先生任歷代斯  
文之緒每語及先生輒孫謝以爲專門之學也先生內行純篤於  
昆弟始終無違言事父母尤能得其歡心視世事漠無足介其意  
者其所介意世又不及知旣任歷代斯文之重異學桀橫喋不得  
施有文二百篇寫定在紙傳之其人以俟聖人以質百世配交河  
蘇氏生子三人長葆初先卒次葆真世其家學次葆良孫五人孫  
女二享年六十有四先生之沒實惟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一日葆  
真來請紀衡從先生問學幾二十年實有見於縣縣繩繩吾國五  
千年相傳不失之緒至重且大系之先生先生沒吾國老師大儒

無在矣謹據葆真所述參以聞見稍加論次待賢人君子采擇上  
付史館垂編錄門人趙衡謹狀

祭賀先生文

門人冀州趙衡

嗚呼天不喪文絲聯縕縕以汔於今忽失先生異學桀橫舉國偏  
反不有老成誰與要刪奠四千年道禮霸素一旦風靡盡失我故  
一再相傳生人代更書馬缺尾目不識丁五三六經高文典冊有  
欲學者轉從海譯禮失求野野猶同書官失學夷職守之麤若古  
聖賢微文雅故傳非其人雖言不著矧筆受舌未易一二又歷往  
還比至掃地始厄於秦火息復出補苴掇拾不作而述戎扣華俗  
東漢汔唐大儒辨之吾道以明今茲之變吾道豈非有一先生亦  
不憊遺縣縣斯文不絕若瀝有命世者必年五百時至無人或有  
不偶偶焉而合社往不壽豈天毫釐有厭斯文抑後非人不得與  
聞意其因難益以見巧沒世不遭空言傳道譬羿誨射與人斃率  
句曲繩直用牡解閉先生之文寫定在紙有來取法師承在是衡

從治文前後卅年妄有窺測蠡海管天曰若稽古羲皇開文一畫  
兩畫乾坤以分詩節書括大易之變三傳爰書春秋直斷降經而  
子孟公熊熊荀正莊詭韓孤屈窮卿跌雲噴藻采盛漢淵淵更生  
史憤而嚙唐宋能者柳靡韓橫蘇滑王拗歐逸曾定自元泊明亭  
亭一歸與韓俱起八代之衰因時高下紛不可理白言所異陰陽  
而已貴下奇偶皮相已久辨之於氣剛柔仁誼叔此論者繁姚惜  
抱求闕會公益分太少其所自爲會剛姚柔先生有作惜抱之儔  
如海出日如歲發春金玉綿繡立如美人如慕如怨如思如望如  
入明堂進退揖讓往年講學股肱深冀受我還我戲言用勸大海  
茫茫狂瀾旣到砥柱中流疇與力鼻大雅云亡我安所歸內哭其  
私外世之悲相望百里不得臨穴譔辭摭哀以告永訣



祭松坡先生文

桐城吳千里

烏乎孔孟之道炳如星日終古難虧我又何恤惟是微言茲盡杳  
亡風殞波靡憶昔神傷聖賢旣沒厥有韓子媿經軼傳驚驚誦詭  
唐後迄今湘鄉最雄發爲文章光氣熊熊伯父繼起並駕濂翁獨  
闢康衢用紹古風先生馳騁張吳門下傑出冠時無與抗者伯父  
罷官都講蓮池遭時太平跌宕酣嬉弟子三千衣冠濟濟爭奇鬥  
豔獻葩呈綺維予小子陪侍先生論文不倦氣壯聲闕先生善談  
正嘲閒作化俗爲雅頤解神愕及其爲文通微合天精能窈渺突  
過師傳新舊雜糅恣肆猖獗遵規蹈矩中窾合節導源秦漢越宋  
跨唐橫流一柱疇可與當先生之學寢經饋史孜孜兀兀焚膏繼  
晷中夜執燭覺乃攤書節解牢破字洗句梳尋脈逐源憑空御虛  
施之於文獨無古初嗟嗟先生勇可買餘門徒從學挹奇沾怪源

同流異分支別派仰視先生負絕超邁茫茫九州渺如一芥先生  
少時穎悟早成主講信都復仕於京晚居蓮池館關文學失明猶  
勤不廢雕琢噫今天下光復漢儀列強橫恣詐變恢奇斯文掃地  
寧知周孔往軫云遙來轍孰踵泰山北斗人欽士竦麟鳳杳矣豈  
曰無恐昔歲小子泣求銘章巍巍先德頓發幽光聲殫天地悠久  
無疆感荷恩私百世難亡如何梁壤莫挽瀾狂南北乖隔山高水  
長痛公哭私遠奠椒漿先生有靈來格來享

先君遺文都百七十餘首病目後所爲爲多先君幼讀書輒究討其文章義法因文以探作者之微旨旣冥契於古人有以自得而撰著殊少藁亦往往不存年且五十始多述作復評隲古人文有所編輯而遽病目遂弃官居館席葆眞朝夕侍側每爲文口授葆眞代書錄藁旣多合舊所存藁以先後次爲四卷先君固未嘗更自審定也先君弃養方謀刊行今相國天津徐公爲先君生平知己石交乃篤念舊好招葆眞至都下殷殷垂詢先集餉以巨資促其鏤板目撰序文推闡先君志學甚具姑夫任丘宗芷山先生樹枏桐城吳君辟疆闔生外弟鞠如俊貞皆任校讎工旣竣獻縣紀泊居先生鉅維冀縣趙君湘颿衡爲之復校謹記梗概於後民國三年七月男葆眞謹識